AN UNSETTLED LAW CASE



懸案迷蹤

O'MARA Foundation
編著

世界奇案搜秘

一樁樁天衣無縫的犯案，如何抽絲剝繭，還原真相？
詭譎曲折的犯案手法，如何縝密推理，水落石出？
惡魔的靈魂，正義的審判，挑動你的每一根神經！

AN UNSETTLED LAW CASE

02

懸案迷蹤

O'MARA Foundation
編著

世界奇案搜秘

一樁樁天衣無縫的犯案，如何抽絲剝繭，還原真相？
詭譎曲折的犯案手法，如何縝密推理，水落石出？
惡魔的靈魂，正義的審判，挑動你的每一根神經！

序言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你曾懷疑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畫嗎？難道你眞的相信美國人在三十多年前就登上了月球？偏偏就有人不這麼認爲，他們可不是在說瘋話，在他們列舉的證據面前，我們不能不認同他們的觀點。

員警每天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小偷流氓，同時還有許多高智商的犯罪份子。監獄裏裝滿了自以爲是完美罪犯的人，他們的手段不能不說高明。有的殺人毀屍，不留痕跡；有的設置重重迷陣，掩蓋眞相；還有的更借助現代高科技，讓人防不勝防……

但結局終究只有一個，「邪不勝正」。所有的眞相都會明瞭，邪惡的兇手終將逃不過法律的制裁。在與邪惡鬥爭的過程中，捍衛法律的勇士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其中不能忽視的便是科技的力量。

目 錄

第三章　恐怖的無形兇器

第四章　心理推理和時間推斷

第一章 鐵證如山的指紋

你仔細觀察過自己的手指嗎？如果沒有的話，不妨現在開始吧。你發現什麼了嗎？告訴你一個不可思議的小秘密——你擁有這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指紋。難道你還不相信嗎？沒有騙你，這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科學家們早就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指紋特徵，就像哲學上所說的「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樣，世界上也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指紋。一個人的指紋，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確定了，以後這些特殊的指紋也將陪伴你一生。哪怕是手指受傷了，當新的皮膚長出來以後，形成的指紋卻還是和原來的一模一樣。正是因為這樣，指紋便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犯罪證據。在犯罪現場，破案人員都會仔細搜尋，尋找犯罪份子可能留下的指紋。

1. 母親的指紋密碼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拉普拉塔區的尼古西亞市貧民窟裏，一個住在破房子裏的年輕女工福朗希斯卡・羅佳斯，臉色蒼白、蓬頭垢面地闖進鄰居家，邊哭邊說著：有個叫瓦拉絲蓋茲的男人殺了她的兩個孩子。在她的住處，人們發現她的六歲男孩和四歲女孩顱骨破裂，倒在血泊之中，早已氣絕身亡。

警方調查時，羅佳斯反覆指控瓦拉絲蓋茲。這個男人是附近牧場的牛仔，與羅佳斯時有往來，生性迷糊，是羅佳斯兩個私生子的教父。他喜歡羅佳斯，而且越來越大膽，在慘案發生前一晚曾向羅佳斯求婚。這名未婚媽媽因爲愛上另一名男人而拒絕了他的求婚。瓦拉絲蓋茲便威脅她，如果不答應他的求婚，就要殺死她的孩子。二十九日晚上，羅佳斯收工回家時，發現了這悲慘的一幕，瓦拉絲蓋茲竟然眞的殺死了她兩個最親愛的孩

子。這個「殺人惡魔」正要畏罪潛逃，還沒走遠就被逮住了。在警察局，他承認曾向羅佳斯求婚，並威脅要殺死孩子，但他對二十九日晚上的謀殺一無所知。警方對他施以酷刑，但他仍然堅持自己是無辜的。

案件發展到此，不得不提到胡安．威賽地齊，早在此案發生的前一年，即一八九一年六月，這位年輕的克羅地亞裔阿根廷警員受命籌劃人體測量



喋血的匕首

辦公室。憑藉自己的數學天分，胡安・威賽地齊的工作卓有成效，很快就掌握了貝氏測量法。有一次，他偶然讀到加爾頓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文章，就立即決定在測量罪犯身體各項資料時，同時提取他們的指紋。

從此，所有罪犯都要用手指蘸墨，留下指紋檔案。威賽地齊遇到了與加爾頓同樣的問題：以指紋鑑定身分還需要一種有效的分類方法，才能對指紋的歸類迅速做出判斷。爲此，他將指紋劃分爲四類：彩虹型，左偏型簸箕，右偏型簸箕和鬥。他將大拇指的這四類形狀命名爲A、B、C、D，其他手指的各類型分別命名爲1、2、3、4。如果一隻手的拇指是彩虹型，食指是左偏簸箕，中指爲右偏簸箕，無名指是鬥，小指又是彩虹型，則這只手的代碼即爲A、2、3、4、1。威賽地齊根據不同類型，將指紋按代碼分門別類。不久，他又進一步完善了這一分類方法，如數出指紋線條數目。他的同僚們自恃資格老、見識多，對威賽地齊的研究嗤之以鼻，只有這位年輕警官自己培養出來的一個小組堅持這種科學方法。阿爾瓦雷

茲警探是這個小組的一員。

審問受阻後，當地員警向拉普拉塔警察總局發了一份電報。總局接到電報後，阿爾瓦雷茲警探立即被派往尼古西亞市，調查羅佳斯二子被害的案子。他很快排除了瓦拉絲蓋茲的嫌疑，因為此人迷糊到忘記向員警說明他有不在現場的證據。

慘案已經過了十天，一切毫無進展，似乎破案無望，阿爾瓦雷茲偵探只好重頭仔細地在羅佳斯的破屋中尋找線索。突然，他被房門上的一個棕色印跡吸引。經過放大鏡觀察，他確定這是一枚沾血的大拇指指紋。為進一步化驗，他將帶指紋的木頭小心地切割下來。一回到警察局，他就傳喚羅佳斯。他讓羅佳斯用手指蘸上墨水，然後按在一張白紙上。這個舉動讓在場的員警感到莫名其妙。接著年輕的偵探又拿起放大鏡，仔細比較羅佳斯的指紋和從木門上提取的指紋。結果很快出來了，房門上的指紋是羅佳斯右手大拇指的。她十分驚慌，當場招認孩子是她用大石頭砸死的。殺人

動機很簡單：她的情人說，如果她能拋下孩子，就願意和她結婚。此時，孩子成了她追求幸福的阻礙……

2. 臨危不亂的人質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晚，奧克拉荷馬城百萬富翁查理斯・厄爾奇爾和他的妻子以及朋友賈勒特夫婦正在家中庭院打橋牌，這時，兩個帶槍的人突然闖了進來，其中的一個綁匪咆哮：「誰是厄爾奇爾？」桌上沒有一個人回應，厄爾奇爾和賈勒特兩個人被迫上了等在外面的小轎車，車子立即加速駛離。雖然綁匪恐嚇不許報案，但是厄爾奇爾夫人還是很快向警方和聯邦調查局報案。一個半小時之後，賈勒特回到厄爾奇爾的家裏，飽受驚嚇但沒有受到傷害。因爲綁匪已經認出了他的眞實身分，於是搶走了他的皮夾，將他推出車外。歹徒帶著厄爾奇爾驅車逃走了。

四天後，綁匪寄來了一封要求贖金的信。除了要贖金二十多萬元之外，綁匪同時還附上了查理斯・厄爾奇爾親筆寫的便條。

爲了表示他們願付贖金換人的誠意，厄爾奇爾的家人在奧克拉荷馬日

報的分類廣告刊登了一則廣告：欲出售一百六十英畝田地，五間上好的房屋，一口好井。還有牛、工具、牽引機、糧食、乾草等等，合計三千七百五十美元。欲購從速，回信地址：H—807信箱。

不久，厄爾奇爾的另一位朋友克爾派翠克得到最新指示，前往坎薩斯城賓館。他拿著一袋裝有二十萬美元現金的手提包走出了賓館，按照事先的約定，他去與一個「身穿漂亮夏季襯衫，頭戴巴拿馬草帽」的高個子陌生人接頭。這個男人接過手提包，向克爾派翠克保證厄爾奇爾將會安全回家，然後消失街頭。二十四小時之後，身心疲憊的厄爾奇爾平安回到家中。

查理斯·厄爾奇爾的冷靜的確異於常人。關於這次歷險，他向聯邦調查局作了詳盡的解釋，一點也不像多年來的其他綁架案。他提供了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意外事故，不管多麼的瑣碎，他都注意收集，以便將來可能作爲證據。放走賈勒特以後，綁匪矇住了厄爾奇爾的眼睛，整個晚上都在

驅車趕路。到了凌晨，他們在一個加油站或停車場停下車，他們要求厄爾奇爾躺在大車的後車廂。他猜那輛車可能是別克或凱迪拉克。三個小時之後，他們進了一個加油站。當一個婦女替車加滿油後，其中的一個綁匪閒聊打聽當地的收成情況。這個婦女回答這裏的莊稼都「燒死了」。

第二次停車是在一個加油站或停車場。厄爾奇爾無意中聽到一個綁匪提醒說是下午兩點三十分了。到了晚上，他走到一個屋子裏睡覺，第二天早晨，他的綁架旅程結束了，他們來到了一個到處是牛、雞的農場。

雖然眼睛被矇住，帶著手銬坐在椅子上，厄爾奇爾還是仔細觀察一切。當從農場井裏打水上來的時候，他聽到轆轤轉的咯吱聲。遞水給他喝，用的是一個無柄的鐵杯，水有一股刺鼻的礦物味道。將矇眼睛的布稍撩起一點，他可以瞥見自己的手錶。他注意到每天早晨九點四十五分和每天下午五點四十五分，有一輛飛機從屋頂飛過。但是七月三十日星期天，下了一場傾盆大雨，他沒有聽到早晨飛機飛過的聲音。

不要以爲厄爾奇爾的偵察天才僅限於觀察。當他寫信給家人的時候，趁綁匪不注意，他在他能夠找得到的每一個物體表面，都謹慎地留下指紋。七月三十一日，終於結束了這場嚴峻的考驗，綁匪開車回到了奧克拉荷馬的郊區將他釋放。

聯邦調查局將綁匪巢穴鎖定在下過大暴雨，飛機在星期天因故停飛的地方。凡是飛機必須在方圓六百公里的奧克拉荷馬上空飛過的航空公司，都與FBI就航班時間表細節交換了意見。警方同時打電話到氣象局，詢問在乾旱地區最近是否下過大暴雨。

美國航空公司報告，在七月三十日星期天，有一架在奧克拉荷馬上空飛行的飛機被迫偏離正常路線向北飛行，目的是爲了躲過曾經久旱之地區罕見的一場大暴雨。報告指出，有一架早班飛機，下午返航都要經過德克薩斯帕拉代斯，與厄爾奇爾記得的時間非常接近。

聯邦調查局警員喬裝打扮成爲農場主人辦理貸款的職員，開始在德克

薩斯帕拉代斯地區參觀每一個農場。最後他們來到了香農夫婦家五百畝的農場。在這裏，他們拘禁了惡名昭彰的強盜哈維·貝利，身上還帶著有記號的七萬美元贖金。調查人員記起香農的女兒凱薩琳嫁給了號稱「機關槍」的喬治·凱利。這個人一向聲名狼藉，他卻說自己的不恥行爲是因爲受他妻子的脅迫。警方仍然發出拘捕令，逮捕了所有與凱利有關的人。

當檢查香農的屋子的時候，厄爾奇爾認定那就是他被綁架的地方。井、鐵杯和他被帶上手銬坐的椅子都在。而且他絕對不會忘記水的那種味道。最關鍵的是，厄爾奇爾的指紋。根據專家的檢查，他們發現在他接觸過的每個地方都留有厄爾奇爾的指紋。

最後，凱利一夥被逮捕，判處長期監禁。

3. 指紋的第一次控告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七點十五分以前，在德普特福區——倫敦東部泰晤士河南岸，離格林威治不遠的一個蕭條冷落的市區——各個街道上還沒有什麼行人。大約就在七點十五分的時候，一個賣牛奶的人看見街上有兩個小夥子，從賣油漆的店鋪裏跑出來，然後拐入一條小巷就不見人影了。他們跑得十分匆忙，連那商店的門都沒來得及給關上。但無論是對這兩個小夥子，還是對那店鋪敞開的大門，賣牛奶的小販始終都沒有在意。在德普特福這個地區，人們都儘量少去過問別人的事。

十分鐘後，一個小女孩從街道經過，她看見油漆店裏有個沾滿血的腦袋探出門外來，但馬上又縮了進去，並把門反鎖上了。這一景象也並沒有使小女孩感到驚嚇，因爲德普特福這一帶的屠宰場上經常血流成河，所以常可以見到滿臉滿身都是血的人。直到七點三十分，才有一個年輕人的驚

叫聲把大家驚動了。他是這家商店的學徒。店主法羅夫是個年近七旬的老好人，每天都起得很早，準備起來接待油漆匠們，因爲油漆匠常常在大清早就上工，於是順便到這裏來買油漆及油漆用品。所以，往常在那個小學徒到店時，店門總是開著的。可是這一天早上他來到店門前，卻看見那門仍然關著。他按了一陣門鈴，裏面也無人應聲。於是他從旁邊一塊空地上繞過去，進入到商店的院子裏。等到他透過那開向院子的窗戶往裏望了一眼，他頓時嚇得向後倒跳了一步，連聲高叫「來人呀！」並轉身朝附近一個商店狂奔去。


謀殺現場

二十分鐘後，警察局刑事部的巡官福克斯領著幾名同事趕到了現場。

同時，著名的指紋專家梅爾維爾．馬克奈丁也來到這家店。

店內的一個小房間空空蕩蕩的，既當庫房又當售貨間，所有的傢俱都七仰八翻地翻覆在地上，一張桌子的抽屜也全翻了出來，牆壁和地面上到處都是血漬。法羅夫老先生扭曲變形的屍體橫躺在地上，他那血肉模糊的頭撲倒在壁爐裏。他身上穿著一件西裝上衣和睡褲，裏面卻還裹著睡衣。從這個房間和通往樓上房間的窄小樓梯上有許多血跡。依這個情況來看，福克斯推斷：法羅夫當時是爬起來阻止作案者（一個人或幾個人）上他老伴正在睡覺的寢室去。樓梯上的一大灘血，表示他在這個地方又被猛擊了一下。兇手走後，老頭兒又一次爬了起來，儘管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他爬到已經敞開的門口，向門外探了探頭，也許是想呼救，但外面一個人也沒有，於是他把門反鎖上，可能害怕匪徒再折返回來。最後，他拼盡全力爬回到售貨間，便死在那兒了。

在樓上的寢室裏，滿頭銀髮、年老力衰的法羅夫太太躺在床上，頭顱

已被打破，但還微微有些氣息。她被送到格林威治醫院之後，過了四天才斷氣，但去世前一個字也沒說出來。

與此同時，福克斯發現了兩副用黑色女式舊長筒襪製作的面罩，據此他推斷兇手是兩個人。就在判定兇手似乎再沒留下任何別的痕跡時，卻又在法羅夫太太床底下發現了一個小錢匣。錢匣已被翻過，連一個小銅板也沒留下。此外，還從錢匣內的結賬簿看出，被盜走的錢頂多只有九英鎊。指紋專家馬克奈丁把錢匣裏裏外外仔細檢查了一遍，想查明錢匣上有無指印。他突然呆住了，原來他發現錢匣內側的油漆表面上有個汗漬指印。他立即把福克斯和他的同事以及那個驚嚇過度、還在樓下呆呆地坐著的學徒全叫了來，詢問他們是否動過這錢匣。一個員警漲紅著臉說，他曾把錢匣往床底下推了推，爲的是怕抬法羅夫太太的醫務人員被它絆倒。

馬克奈丁馬上吩咐將錢匣小心包好，火速送交警官科林斯，同時叫這個員警回指紋處去。爲了確證，馬克奈丁吩咐採集小學徒和兩個受害者的

指紋——提取死者的指紋在倫敦還是破天荒頭一次。隨後，馬克奈丁向他的上司亨利作了彙報。兩個人都焦急地等待著指紋鑑定的結論。

直到次日上午，科林斯才來報告，說錢匣上那個痕跡是個大拇指的指紋，但它既不是小學徒的，也不是曾參與現場踏勘的任何人的。警方將指紋與登記在案的八萬個指紋作了比對，但發現這個指紋是未曾登記過的。科林斯擬了一份呈文，其結尾寫道：「錢匣上指紋的放大照片十分清晰。一旦此案嫌疑人拘捕到案，要鑑定出留下該指紋者毫不困難。」

同時，福克斯開始調查法羅夫的鄰居。他詢問一個叫艾瑟爾・斯坦頓的年輕婦女，這女人曾與賣牛奶的小販同時看見兩個陌生人從街上跑過去，其中一個穿的是褐色大衣。福克斯的一個同事報告，他在德普特福一個啤酒店，偷聽到有人議論這起兇殺搶劫案，議論中提到了特拉頓家的阿爾弗雷德和阿伯特弟兄倆，看樣子這兩人就是作案者。

蘇格蘭的員警對阿爾弗雷德和阿伯特並不陌生，雖然從未逮捕過他

倆，也從未登記過他倆。這哥倆是出了名的大懶蟲，老大二十二歲，老二二十歲。從未有過什麼正經職業，專靠一些女人姘養著，總是不斷地變換住址。福克斯很快就打聽到，阿伯特現在正住在克諾頓街一所陰暗的舊房子裏，他租了一個房間，房東是凱特·瓦德太太——一個上了年紀、靠出租房子維持生活的女人。警方偵訊瓦德時發現，她很怕阿伯特·斯特拉頓這個人。有一回她打掃這小夥子的房間，發現他褲子下面有幾副用黑色長筒襪做的面罩。福克斯還打聽到，阿伯特·斯特拉頓的哥哥阿爾弗雷德有個叫漢娜·格羅馬蒂的情婦。福克斯在布呂克米爾路一棟房子地下室的一個極貧寒的房間裏找到了這個女子，這房間只有一個窗戶。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不久前曾挨過一頓毒打（顯然就是阿爾弗雷德打的）。

馬克奈丁下令逮捕斯特拉頓家的兄弟倆，無論他們躲到哪兒去了，也要把他們抓到。頭一次是試圖在一次足球賽期間抓住他們，但沒成功，他們溜了，連漢娜·格羅馬蒂也失蹤了。但是到第二個星期天，就在啤酒店

裏抓到了阿爾弗雷德，星期一又抓到了他的弟弟阿伯特。這哥倆都長得凶神惡煞，一臉橫肉，在被押往塔橋派出所的途中都拼命地反抗著。

馬克奈丁明白，福克斯所收集到的證據，根本還不足以將這兄弟倆送交法庭審理，所以他必須得到這兩個人的指紋。倘若這兩個人的大拇指指紋都和法羅夫錢匣上的大拇指指紋不相符，那就得釋放他們；但是也有相符的可能性。

是否拘押斯特拉頓兄弟的問題要由法庭的法官決定，而福克斯已有的證據卻對這位法官沒有多大說服力：這些東西算什麼證據？一個出租房屋的老媼的幾句廢話？還是一個報仇心切的情婦的漫天饒舌。

違警罪法庭的法官哼哈了老半天，總算同意了將這兩個人拘押八天和提取他們的指紋，雖然他對指紋鑑定法還僅僅略有所聞而已。科林斯急忙拿起工具跑去取指紋。斯特拉頓兄弟倆嘻嘻哈哈地笑了一陣，伸手蘸上黑色印泥在登記卡片上按了指印。他倆對此沒有絲毫顧慮，還說自己因為怕

搔癢胳肢窩所以發笑。科林斯立即扭頭跑回蘇格蘭警察局去。

馬克奈丁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午我回到辦公室，那戲劇性的場面我終生難忘：科林斯一頭闖進我的辦公室裏來，連聲大叫：感謝上帝！我鑑定出來啦！錢匣上的指紋和斯特拉頓家老大的大拇指指紋完全一樣。」

老大就是阿爾弗雷德・斯特拉頓。馬克奈丁的上司亨利（此時已升任倫敦員警察局局長）很快就聽到了這個消息，亨利十分明白：現在是賦予指紋以物證效力的時候了。這次對斯特拉頓兄弟倆的審判，應當在全倫敦、全英國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要讓指紋成爲這場官司的核心，因爲很難想像還會有比這場官司更好的機會，來爭取人們對指紋鑑定法的承認了。

五月五目，阿爾弗雷德和阿伯特被帶上「老貝利街」的被告席。庭長是尙尼爾法官，此人對指紋法一無所知。陪審團各成員也均未見識過指紋法。

辯護人在指紋論戰中吃了敗仗。儘管法官尙尼爾是個十分謹慎的人，

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指紋毫無疑問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證據。陪審團合議了兩個小時後回到法庭大廳，這時已經很晚了，大約已是晚上十點鐘了。大廳裏重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靜。然後，在場的人們聽取了陪審團的裁決。阿爾弗雷德和阿伯特兩兄弟被判有罪，尚尼爾法官宣佈判決：「處以絞刑。」這兩名被告當即相互破口大罵，這些咒罵的話，也證明了對他們的指控是完全合理的。

這是英國法庭有史以來第一次承認指紋鑑定法，阿爾弗雷德和阿伯特兩兄弟是第一個被依靠指紋指證而裁決定刑的人。

4.指紋與黑幫的毀滅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二點四十分，三十八歲的第一審法官皮埃爾·麥可離開馬賽法院，跨上小摩托車。他每個星期三都要回家吃午飯，今天也不例外。他的家是棟花園小別墅，離建築師勒考爾布斯耶設計的「光明城」不遠。多年來他一直在打擊前「接觸法國」這個黑社會組織的犯罪活動。他的辦公桌上有一九七八年發生的「電話酒吧」謀殺案（致十人死亡），有法國西西里的毒品交易案，還有馬賽一家印假鈔的地下印刷廠的犯罪資料。他經常接到恐嚇信，但一直拒絕攜帶武器，也不穿防彈背心。他唯一擔心的是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受到牽連。

法官的小摩托車開上了麥可大道，這時一輛大排氣量的本田—900摩托車尾隨過來，車上有兩個戴安全帽的人。法官依然向前正常行駛，開往「光明城」的方向。突然，麥可法官身後的本田—900加速，與小摩托車並

排行駛，後座的人突然從夾克裏掏出一把九厘米口徑的手槍，向法官連射兩槍。麥可應聲倒下，肩部和胸部各中一彈。本田－900立即靠近停車，後座上的殺手沒離開座位，再向法官頭部第三次開槍。槍聲一響，大摩托車立即加油轟鳴而去，很快就消失無蹤了。

這次的作案人顯然是聽命於黑幫的職業殺手。麥可法官和一九七五年被謀殺的弗朗索瓦．雷諾法官一樣，為正義而倒下了。當地黑幫教父加坦．桑巴被懷疑是主要幕後指使，要想破案必須先抓到開槍的兇手。案發第二天，在離「光明城」約一公里處，兇手的本田－900被人們發現。摩托車被帶到警方的實驗室，可是因為兩名兇手戴了手套，車體表面沒有遺留任何指紋。怎麼辦？拆車，不放過每個零件！但摩托車的各部分都被一層薄薄的機油覆蓋，技術人員還是沒有找到任何指紋。這時，有個技術員想撕下蓄電池護板上的廣告貼紙。眞是巧，廣告貼紙的後面發現了一枚清晰的、帶輕微疤痕的拇指指紋。這枚指紋終於成了鑑別兇手身分的有力證

據。三個月中，警員查閱了馬賽地區的幾千份檔案，最後查到這枚指紋屬於一個叫夏爾勒·吉亞爾迪納的地痞，他曾因販毒而被捕，是打零工的機械維修工。案發一年前他準備了這輛偷來的摩托車。提審吉亞爾迪納後，警方又得知另外兩個參與盜車和車體化妝的共犯。這兩人於一九八二年被捕，可是警探和預審法官對他們的訊問，並不能得知坐在摩托車上的兩個人是誰，幕後指使者又是誰。被推定為幕後指使者的桑巴於一九八四年在獄中自殺，帶著秘密走進了墳墓。

一年後，瑞士警方摧毀了一個販毒網。被捕的毒販中，有三名與西西里黑手黨有聯繫的馬賽人。三人中一個叫弗朗索瓦·司卡普拉的傢伙願與警方合作。他很偶然地透露了謀殺麥可法官的兇手，後座上開槍的人叫車齊，正因一樁毒品案在阿拉絲監獄服刑。警方立即提訊車齊，他很快就招認了。司卡普拉還告發麥可案的幕後指使者，是叫費力皮和熱拉爾的兩個馬賽流氓，因為麥可法官妨礙了他們毒品和麻醉品的交易。然而一九八八

年開始對這兩人的指控缺少有力的物證，也許他們只是傳聲筒，幕後還有後臺。眞正的黑手一直逍遙法外。

麥可法官去世十四年後，一枚膠帶上的指紋揭發出一系列的恐怖主義行爲。一九九五年七月底，巴黎到處都是旅遊者，還沒去度假的人心裏就想著去哪個旅遊地，度過一年中最愉快的時光。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三十分，一列巴黎地區B線捷運火車駛入聖蜜雪兒站。列車一進站還沒停車就發生了慘禍：一聲威力巨大的爆炸撕碎了一整節車廂，黑煙、火焰和哭叫聲立刻充滿了整個地下車站。幾個小時中，救護車和直升機穿梭往來，救護傷者。這次爆炸共造成七人死亡，八十二人受傷。法國從未在和平時期發生如此慘重的爆炸。警員很快懷疑此案爲名叫GIA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份子所爲。案發前七個月，他們曾劫持法航的飛機，殺死四名乘客後，恐怖份子被馬賽的特警制服。聖蜜雪兒車站的爆炸很可能是他們劫機失敗的報復行爲。八月二十五日，同樣在巴黎，一枚放在凱旋門附近垃圾桶的

炸彈爆炸，十七人受傷。這枚土製炸彈與聖蜜雪兒車站的炸彈式樣完全相同，都是用塞滿炸藥和釘子的空煤氣罐製成。

一周後，即八月二十六日，一名高速火車（TGV）駕駛員發現在羅納省卡由蘇爾——風丹地區的鐵軌上出現不明物體。員警立即趕到現場，發現的可疑物是一枚與在巴黎發現的相似煤氣罐炸彈。幸運的是這枚炸彈的點火裝置失靈了。又過了一周，一個裝滿炸藥和釘子的高壓鍋在巴黎的一個自由市場爆炸，四名婦女受傷。次日，員警及時拆除了一枚在巴黎十五區發現的炸彈。九月七日，維爾余班納市一所猶太學校在放學時被炸，十三人受傷。本來這起爆炸造成的傷亡會極爲慘重，幸虧學校的大鐘慢了幾分鐘，學生們離校的時間延遲了一小會兒，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這一連串的爆炸後，使巴黎籠罩在恐怖的陰霾中。政府於是採取緊急行動計畫，商店、學校等公共場所都被嚴密監視。放置在鐵軌上沒有引爆的未爆彈被仔細研究，這枚炸彈被發現時，是由用膠帶捆綁的煤氣罐和雷

管組成。它被小心地拆除，並放到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警方使用加熱氰化膠的方法，搜集到一枚清晰的白色指紋。這枚指紋屬於一個叫卡雷德・克卡爾的阿爾及利亞年輕人。此人住在福昂福蘭市，有過多次前科，七月份與員警槍戰後一直在逃。九月九日警方發出了通緝令，而後在里昂地區展開了三天的搜捕行動，於九月二十九日將其擊斃在一處叫白房子的地方。不久後他的同夥卡立姆庫薩被捕。一周後，克卡爾下葬時，一枚炸彈在巴黎白房子地鐵站爆炸，象徵性地紀念克卡爾被擊斃的地點（里昂地區的白房子鎮）。十月十七日，又一枚炸彈在巴黎奧塞博物館和聖蜜雪兒捷運火車站之間爆炸，摧毀了一節車廂。這些不過是恐怖份子最後的掙扎，這個由阿布法雷斯領導的組織很快被徹底摧毀。

克卡爾能這麼快就被發現，應該歸功於新的指紋採集技術，和警方自一九八七年就開始使用的電腦資料庫FAED。並已在世界各國推廣使用。一九九五年爆炸發生時，有五十萬個指紋的記錄，現在已有近三百萬枚指

紋記錄。這些指紋取自有前科的人員和案發現場。

指紋被輸入電腦後，被自動分析細部特徵（至少十二處）並以代碼命名，然後與警方電腦檔案對比查詢。指紋自動查詢檔案系統可在二分鐘內調出類似的指紋，最後鑑別多個候選指紋的工作，還需依靠科技刑事偵緝專家來完成。

5. 芝加哥指紋擒凶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五日，美國《芝加哥論壇報》等主流媒體都競相報導了芝加哥連續強姦殺人惡魔落網的消息。在芝加哥員警的眼裏，這是一樁有始以來該市發生的最恐怖的強姦殺人案，是芝加哥人心中的「可怕的夢魘」。在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初短短的兩年多中，殺人色魔以狡猾的欺騙手法，強姦了六名女子和一名年僅十一歲的女童，然後再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不是將受害者分屍，就是一把火將她們的屍體焚毀。整個芝加哥市談魔色變，人們籠罩在一片恐懼萬分的陰影之中。令人生奇的是，這個色魔令人髮指的惡行，於一九九七年初後卻突然停止了。難道說惡魔良心發現、洗手不幹了？還是出於某種目的在人間蒸發了？雖然芝加哥警方多年來一直不遺餘力地追捕這名連續強姦殺人犯，可是仍然缺乏足夠的證據。

六月初，芝加哥警方終於利用現代化電腦輔助的DNA技術，從一名受害者身上的指紋，追蹤到了已經囚禁在監獄裏的一名囚犯。經過審理，這名已在監獄的罪犯終於承認，他就是那個罪大惡極的連續強姦殺人犯。

婦女連遭姦殺手段異常殘忍

翻開芝加哥的犯罪檔案，映入面前的是一樁樁殘忍無比的強姦與謀殺。從這些姦殺分屍或焚屍的作案手段來看，罪犯的犯罪行爲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簡直比野獸還要殘忍。

這些瘋狂的強姦殺人案，始於一九九五年的一月三日。當時芝加哥郊外庫克縣的一名二十四歲的女子史黛絲・弗羅貝爾，在家裏突遭一名惡魔的襲擊。歹徒在毫無人性地強姦了史黛絲後，拿起一個啞鈴朝她的頭部猛擊去。頓時，史黛絲腦漿四溢、血流滿面，昏死了過去。接著色魔還不罷

休，竟動手將史黛絲的屍體抬到浴缸，用一把鋸子殘忍地將史黛絲的屍體一塊一塊地鋸下來，然後再用塑膠袋包紮起來，移出作案現場，棄屍在附近的萊克縣和威斯康辛州的野外。

家人回憶，史黛絲·弗羅貝爾是到附近一個名叫保羅·弗雷德里克·朗格的家裏出席幾個朋友的小聚會後失蹤的。朗格的妻子與史黛絲曾是好友。當史黛絲失蹤後，家人曾前往朗格的家裏尋找，可是朗格則稱史黛絲參加完派對後，早已與其他人一塊離開了。他說，也許史黛絲到另外的朋友家去了。就在史黛絲失蹤十三天後，一隻名叫「佛蘭德利」的德國牧羊犬，從威斯康辛州邊界附近的一片曠野裏，發現了一條被截斷的左腿，並將它叼了回家。三天後，這隻狗又將一小截右腿叼了回來。經過辨認和DNA測試，證明這兩條腿均是屬於死者史黛絲·弗羅貝爾的。

誰殺害了史黛絲？誰如此殘忍？姦殺後還肢解屍體棄屍野外？於是，芝加哥警察局立即成立了破案特別行動小組，對此案開展調查。可是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六個月以後，兩名年僅二十歲和二十二歲、來自波蘭的姐妹又遭到了不幸。她們雙雙在浴缸裏遭到了肢解，她們的屍塊被丟棄在垃圾箱裏。兩年後的一九九七年一月，一名三十歲名叫多蘿塔·祖巴克的女子，在自己的家中遭到強姦並被勒死。兇嫌爲了銷毀罪證，放火將多蘿塔的住所燒了，多蘿塔的屍體也在大火中焚毀。兩個月後，一名叫卡茲米爾拉·帕桑魯奇的女子也在家裏遭到毆打後被勒死，她的屍體同樣也在熊熊大火中化爲灰燼。一九九七年的二月二十三日，還發生了另一樁慘案，一位三十五歲女子約蘭達·古鐵雷斯和她不到十一歲的女兒潔西嘉·穆尼茲在自己的家裏遭色魔強姦後，雙雙被殘忍地切斷了脖子，並遭大火燒焦。三月十四日，四十三歲的卡茲米拉·帕魯奇在她自己家中被燒死，她是因爲要出售自己的房子，才「引狼入室」的。

員警四處撲空　小城籠罩恐怖

色魔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竟將魔手伸向六名女子和一名十一歲的小女孩，而且連連得逞，有恃無恐。員警則束手無策、四處撲空。這令芝加哥陷入了無比陰森的恐怖氣氛中。那陣子，當地的報紙和電臺每天的頭條新聞，幾乎都是關於這個殺人惡魔的消息，尤其是那些年青女子和女童們，更是害怕成爲罪犯的下一個強暴肢解的犧牲品。

太狠毒了！參與調查案件的員警個個摩拳擦掌，憤憤不平地說。他們發誓一定要儘早地將這名膽大妄爲的兇手繩之以法。警方隨即投入了緊迫的破案工作之中。經過調查，警方得出結論，兇手作案時都按照一個模式：利誘女人到他的家裏，然後採取暴力行動，將她們強姦、毒打勒死，再抬入浴缸肢解，隨後將屍體拋到野外。如果他騙得女人的信任進入女人家中，在強暴並殺死受害者後，他往往會點燃一把火，讓受害者的屍體和

房屋一起化爲灰燼。警方聲稱，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一個目的：消滅罪證，不讓警方掌握絲毫破案的痕跡！

可是令芝加哥百姓和員警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兇手自一九九七年四月後，突然停止了連續強姦殺人犯罪，就像是從人間蒸發似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這樁連續姦殺案的恐怖記憶漸漸開始淡漠了。

不過，芝加哥警方幾年來卻一直沒有鬆懈對這起強姦殺人案的調查，警方一直在不動聲色地對此案進行跟蹤調查！

DNA發揮威力　色魔現出原形

事實上，在前幾年的調查中，警方已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那些被肢解的女性，生前都是前往現年三十一歲的保羅·弗雷德里克·朗格的家中後失蹤的。在以後的調查中，有許多線索與朗格都有關連，可是苦於缺乏

足夠的證據，警方一直無法對其繩之以法。

那麼，朗格又是怎樣一個傢伙呢？

原來，他是一個惡貫滿盈的流氓。早在一九八七年他才十七歲時，就因綁架、強姦一名十四歲的少女而被捕入獄，被判刑十四年，一九九四年他服刑至一半時被假釋。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朗格獲保釋在家中。一九九七年五月，他又因私藏武器和違反假釋條令而再度遭拘捕。同一天，他在被轉移到庫克縣出席庭審途中突然逃脫。不過，警方當天又將他逮補回來。

警方驚奇地發現，芝加哥當時色魔作案猖獗的幾年，正好是朗格獲釋在外的幾年，而當他被重新收監後，芝加哥的連續強姦案也就奇跡般地消失了。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不管怎麼說，這是鐵證如山的事實。於是，警方遂將懷疑的重點轉移到了朗格的身上。

但是，懷疑歸懷疑，定罪必須有證據。鑑於發案的時間年代久遠，且

當事人都已經作古。唯一可信的證據就是採集當時警方獲得的野外屍塊上的指紋！是否能找到朗格留下的指紋？警方一時還難以下定論，當然，一旦發現朗格留下的指紋，那麼，朗格就是那名震驚芝加哥城的強姦殺人色魔的結論就罪證確鑿了。

二〇〇一年六月初，芝加哥警局的刑事偵緝人員終於動用ＤＮＡ的先進破案方法，在第一個受害者史黛絲的左大腿屍塊上，發現了一枚男性指紋，經過與朗格留在監獄檔案裏的指紋比對，完全一致。警方表示，在他逃脫法律制裁的幾年中，他們比對朗格的ＤＮＡ與受害者古鐵雷斯和穆尼茲屍塊上的ＤＮＡ，完全符合。這就證明，朗格就是芝加哥警方多年來苦苦追捕的罪大惡極的強姦殺人惡魔！只不過，他已經在監獄裏因其他的罪蹲了幾年的牢了！

惡魔面臨死刑　千刀也不解恨

六月七日，當警方提訊朗格時，想不到這個傢伙卻沒有多作狡辯，就如數家珍般地將他所犯的連續強姦犯罪的事實交代了出來。他對警方說，他就是芝加哥警方幾年來一直苦苦追捕的、那個罪大惡極的強姦殺人犯。

芝加哥的警官吉拉爾德·曼克覺得好笑，這個惡毒又愚蠢的人渣「出於對那個先進的ＤＮＡ證據的惶恐，顯然認為我們已經掌握了他許多證據」。他說：「朗格乖乖地坦承自己犯下的所有七起殺人案。透過ＤＮＡ的檢驗，警方還確認他與其中兩起犯罪有聯繫。」不過，吉拉爾德警官透露，他們仍在搜集朗格與其他幾個命案之間相關的確切證據。

伊利諾州奧克·福里斯特的警探馬克·詹森頗為憤慨，他認為，像朗格這樣的色魔，千刀萬剮也不解恨。一九八七年，這傢伙因強暴一名年僅十四歲的少女，而被判十四年的徒刑，可是他才服了一半的刑期，就於一九九四年獲假釋出獄，這種人根本不應對他仁慈，以致釀成了如此大的血案。

「保羅．朗格是我們最可怕的夢魘。」

庫克縣的州檢察官理查．迪瓦恩告訴人們：「他設法進入女性的家裏，或者將她們騙到自己的家裏，然後強姦和謀殺她們。」檢察官指出，在遭他強姦殺害的受害者中，有卡羅爾斯特裏姆的史黛絲．弗羅貝爾和漢諾威公園的德澤昆塔和阿米拉．帕桑比戈維克姐妹。

受害人古鐵雷茲的父親向《芝加哥論壇報》訴說，「這一噩夢的最後一章終於結束了，我感到如釋重負。可是它又勾起了人們對可怕往事的回憶。」他說：「現在我們知道誰是兇手了，而留給我們的則是，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慘劇？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六月七日和十三日，這個終於曝光的惡魔被押到了當年他作案犯罪的伊利諾州的庫克縣和杜派克縣的法庭上，接受一級謀殺罪的審判。

第二章
解開謎案的DNA

1. DNA與歷史之謎
2. 產房裏破獲的強姦案
3. 嶄露頭角的DNA
4. 月牙形指甲
5. 員警的好助手DNA
6. 二十三年前的疑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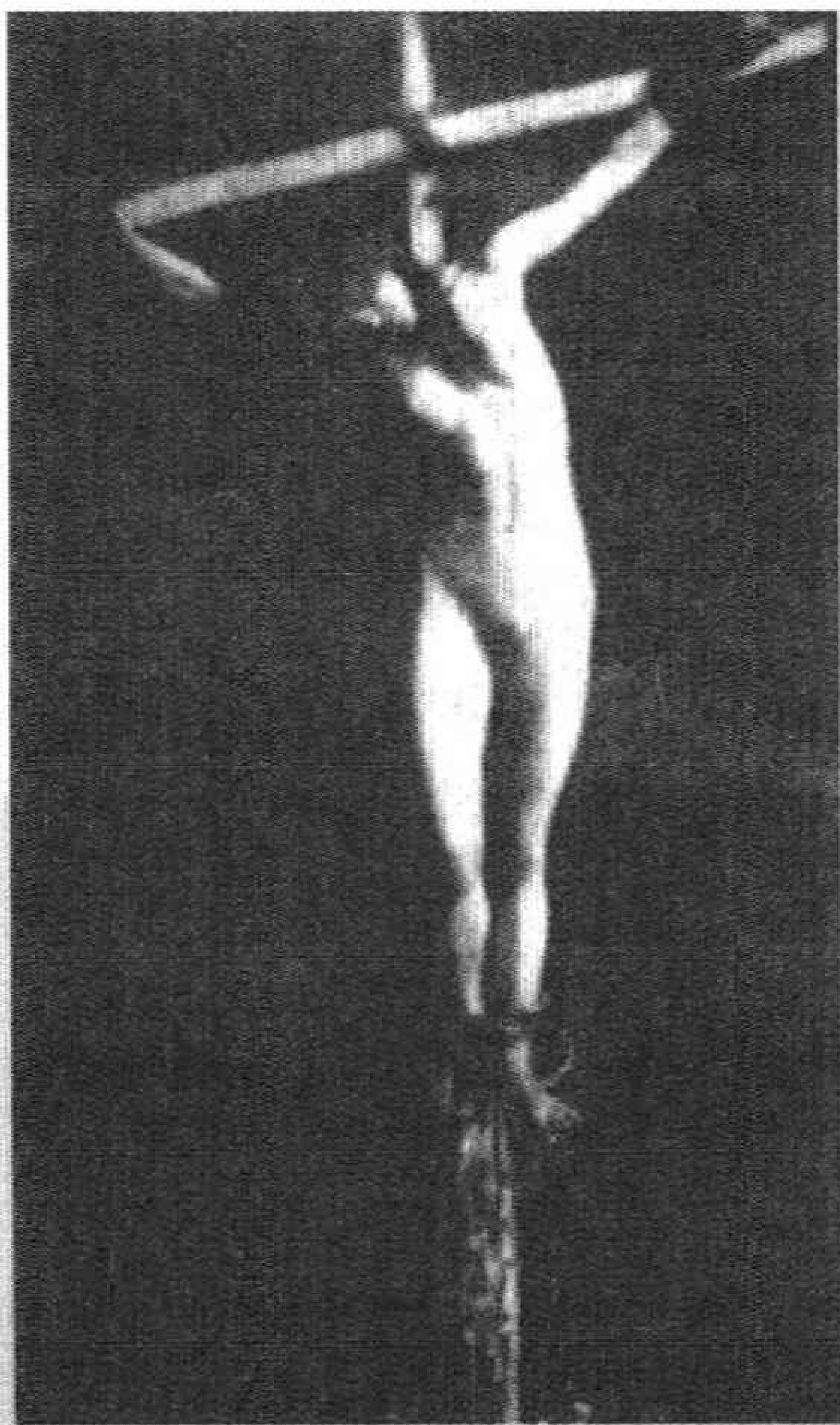
你聽說過「親子鑑定」嗎？那你知道什麼是「DNA」嗎？DNA是一種很神奇的物質，它存在於每個生物體中，非常微小，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可是千萬別瞧不起它，你知道為什麼你長成這樣子，而別人卻是那樣子，哪怕是親兄弟親姐妹，他們也有區別啊！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他們的DNA不同。科學家能從一點細微的毛髮或血跡，來確定一個人的身分。借助這項技術，人們可以確定屍骨的身分，進而揭開許多謎案。

1. DNA與歷史之謎

一九九八年秋天，科學家發現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和他的情婦（黑奴）有一個私生子。有趣的是，這位弗吉尼亞州的大地主極力反對解放黑奴和種族融合。生物學家還把他的私生子和其他子女的DNA進行了比對。遺傳學家是不是變成了歷史偵探了呢？DNA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解開一些歷史謎團中產生了關鍵作用。這一項偉大的技術，在揭開沙皇家族之謎時初戰告捷。

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在西伯利亞被流放一段時間後，沙皇和家人搬到烏拉爾山的葉卡特琳堡居住，他們的住處被嚴密監視。一九一八年夏天，內戰的形勢發生了逆轉，白軍在和紅軍的戰鬥中逐漸取得了優勢，他們慢慢向烏拉爾挺進。這時莫斯科的蘇維埃政權開始擔心，絕不能讓沙皇一家落入白軍手中，於是決定除掉沙皇本人和所有家庭

成員。七月十六日夜，沙皇一家被叫醒，士兵們藉口要保護他們，把他們趕到了地窖裏，這裏有沙皇本人、皇后亞歷山大、王儲阿力克謝、公主瑪利亞、烏爾佳、塔提阿娜、安娜塔西亞、醫生伯特金、保母戴米多娃、男僕特魯普和廚師卡裏妥諾夫，十一個人被立即槍決。


釘在十字架的女人

幾天以後，白軍進入葉卡特琳堡，索科洛夫上校受命調查沙皇一家的失蹤案。和證人談話後，他開始在一個老礦井尋找屍體，他在那裏發現了很多物品，如斷掉的手指、假牙和腰帶環等，證明屍體曾在此短暫停放

過，然後又被轉移了。在礦井外，索科洛夫發現了一堆灰燼，中間有幾根骨頭，他判斷沙皇一家的屍體是在這裏被火化的。然而，這個假設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都沒有被證實，也因爲這個謎團沒有被揭開，當時大屠殺的唯一倖存者安娜塔西亞的傳說更加撲朔迷離。這位公主據說曾逃到柏林，並改名安娜塔西亞・柴可夫斯基。聽說她後來又到了美國，改名叫安娜・安德森。七〇年代末，兩位前蘇聯專家開始對研究沙皇一家的失蹤備感興趣。其中一位是電影藝術家，名叫哥利・里亞波夫，另一位是葉卡特琳堡的地理學家，名叫亞歷山大・阿福多尼尼。他們的研究使某些人感到緊張，尤其使執政當局感到不快。當時這個地區的負責人葉爾欽下令摧毀沙皇曾經居住的房子，以避免有人得到令政府尷尬的證據。這個葉爾欽二十年後當上了國家元首，又下令把找到的沙皇遺骨隆重地運送到聖彼德堡大教堂。

儘管沙皇曾經居住的伊芭切夫宮被摧毀了，兩位專家還是毫不氣餒的

尋找當時的證人。一位當地幹部的遺孀告訴他們，沙皇一家的屍體被葬在城邊。當時執行槍決任務的小隊長的兒子伊萬羅夫斯基，也同意告訴兩位專家他爸爸當時的所作所爲。屍體確實曾被扔進舊礦井裏，可是井不深，而且城裏有很多人都知道這個秘密，所以在某天深夜，屍體又被轉移到一個更遠的地方掩埋，可是運送屍體的卡車拋錨了，當時的伊萬羅夫斯基小隊長情急之下，決定就地焚毀屍體。焚毀行動比預計的時間要長，只有兩具屍體被完全焚化，而其他的則被埋在路邊，並蓋上了樹枝。地理學家阿福多尼尼在調查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沿著公路尋找掩埋屍體的地方，終於在一九七九年五月發現了一個坑。他和里亞波夫一起挖掘，先發現了一些樹枝，然後是三個顱骨，至此，沙皇被害之謎似乎被徹底揭開。當時的前蘇聯主席勃列日涅夫下令兩位專家保守秘密，並把洞填好。

兩位專家還要等上十年才能公佈他們的發現。一九九一年葉爾欽掌權後，當局才允許進行發掘工作。在一個法醫小組的帶領下，挖掘出九具屍

體，每個人身上都有因暴力致死的傷痕。

俄國人當時不允許發展遺傳基因技術，所以他們聘請一位人類學家重組了屍體的骨架，並在和沙皇家族的照片比對後確定屍體的身分。透過努力，這位專家已正式指認了這些屍體屬於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亞歷山大，公主烏爾佳、塔提阿娜、安娜塔西亞、伯特金醫生、保母和男僕。這裏缺少了兩個人的屍骨，即王儲和瑪利亞公主，這卻正好和伊萬羅夫斯基的兒子的敘述相符，那兩具屍體已在路邊被焚毀。

這次的調查非常成功，但仍有專家堅持只有經過遺傳基因測試，才能瞭解沙皇家族是否還留下後代。一家英國實驗室負責對比沙皇和親屬屍骨的DNA。第一個實驗是把皇后亞歷山大的DNA和他的小侄子菲力浦公爵的DNA相對，結果是肯定的。第二個實驗是對比三位公主的DNA，證明她們確實是皇后所生。然而，對沙皇和他兩個後代的DNA比對，則顯示他們不是直系親屬。於是，實驗室決定將沙皇的弟弟喬治的DNA和以上兩個

沙皇後代對比，這次的結果是肯定的。從此沙皇家族死去的各成員都被認出。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在沙皇一家被殺八〇年後，他們的遺體被隆重安葬在聖彼德堡。

這時，還有一個疑問，因爲沙皇的兩個女兒瑪利亞和安娜塔西亞年齡十分相近，科學家會不會把她們相混淆呢？瑪利亞的屍骨並沒有被發現，而根據傳說，她成功地躲過了大屠殺，並在一九二〇年被人在柏林的運河裏發現。

一九八四年，安娜・柴可夫斯基・安德森在美國去世，她一直聲稱自己是沙皇的女兒。沙皇家族的一些親戚承認她，並收留了她；而另一些親戚則指責她是個騙子。遺傳學家是否能揭開這個謎團呢？

安娜・安德森臨死前，曾在弗吉尼亞州夏爾洛特城做手術，醫院當時保留了她的皮膚和頭髮的樣本。三個獨立的實驗室把安娜的DNA樣本和沙皇家族的進行對比，他們得出正式的結論：安娜・安德森是一個騙子。經

過替安娜的兩個小侄子進行DNA測試，遺傳學家發現，安娜是個波蘭的精神病人，名叫福蘭西斯卡・薩克斯卡。她於一九二〇年失蹤，而這正是她聲稱是沙皇女兒的那一年。

遺傳基因技術又很快就揭開了馬丁・伯爾曼之謎。阿道夫・希特勒的特別助理馬丁・伯爾曼，於一九四五年五月悄然失蹤，他是死於柏林的最後戰鬥還是和希特勒一起自殺了呢？或者他已經像其他德國納粹分子那樣，偷偷潛跑出了德國？

人們一直認爲他潛逃的可能性最大，可最終誰也沒發現他的蹤跡和屍體。這個參與納粹大屠殺的關鍵人物，被紐倫堡軍事法庭宣判死刑。然而，在全世界的搜索行動中，都沒發現此人的蛛絲馬跡。法蘭克福檢察官還曾許諾提供十萬馬克酬金給情報提供者。人們經常會聽到伯爾曼的行蹤，一會兒在西班牙，一會兒又在南美或埃及。六〇年代末還有人說他已經死了，並埋葬在巴拉圭的亞松森市。可是遺傳學實驗表示：埋葬在這裏

的所謂伯爾曼是個巴拉圭公民，名叫霍爾蒙齊拉。

當時著名的反納粹鬥士西蒙．魏森塔爾找過大量的證人，以重組伯爾曼最後的生活片段。他造訪的證人中，甚至還有前納粹青年團主席亞瑟．阿斯曼。西蒙．魏森塔爾書寫的歷史文獻已廣爲流傳。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蘇軍的坦克堵住了希特勒官邸每個出口，剛剛自殺的希特勒和戈培爾的屍體還在官邸裏面。這時的伯爾曼根本不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晚上十點，他和其他的軍人及希特勒的司機和醫生一起離開了官邸。追兵一直緊追不捨，他們逃到福裏德里西火車站，又到了魏登德曼大橋，這裏還有幾個苟延殘喘的德軍小分隊，可是河對岸就是蘇軍的坦克車隊。馬丁．伯爾曼此時身著將軍制服，命令德軍士兵堅守魏登德曼大橋。他們在虎式坦克的掩護下向蘇軍反擊，德軍中突然發生猛烈爆炸，陣地上頓時血肉橫飛，剩下的士兵則躲進彈坑裏。他們抵擋不住蘇軍的進攻，又逃回火車站。他們脫掉了軍服，準備通過鐵路橋橫穿斯普里河。此

時蘇軍已經佔領了雷爾特火車站，伯爾曼一夥人悄悄地從紅軍士兵的陣仗中溜了過去。

後來，伯爾曼和希特勒的醫生離開了隊伍，試圖自謀生路。他們向榮軍院大街走去，突然響起一陣猛烈的自動武器射擊聲，逃亡隊伍裏的其他人立即趕到。據阿斯曼說，他們在街上看見了兩具屍體，一個是伯爾曼，另一個就是希特勒的醫生。兩具屍體上沒有任何受傷的痕跡，他們顯然是服毒自殺了（他們都在牙齒中攜帶氰化物）。

可是其他證人的敘述和阿斯曼的不一致。還有一些疑點，比如人們應該在伯爾曼的口袋裏找到他的日記，可是他會不會故意把日記放進別人的口袋裏呢？魏森塔爾清楚地知道，有幾十名納粹軍官把自己的身分證件放進了別人的屍體中，以逃避追捕。

還有許多德國戰犯，包括艾西曼，在接受以色列特工調查時聲稱伯爾曼還活著。

西蒙．魏森塔爾鍥而不捨地搜尋伯爾曼的下落，他慢慢的相信此人依然健在。後來又有新的證人告訴他，伯爾曼已經逃離了德國，現正在奧地利，待在由國際紅十字會管理的戰俘營中。還有情報顯示，逃亡的納粹分子有可能利用納粹地下網路，經由義大利前往南美。其他的消息則似乎確切表明，此人正和眾多的納粹逃亡分子藏匿在巴西的巴拉納省。

一九九三年四月，曾經僞造希特勒日記的記者海德曼透露，他經常給躲在巴拉圭的伯爾曼打電話。稍後，有一名前KGB特工聲稱伯爾曼爲前蘇聯效力，曾是他的同事，並已在前蘇聯去世。這個版本也被納粹地方宣傳部長戈林確認，此人對希特勒忠心耿耿。根據記者讓保羅．皮卡蓬的記述，戈林還曾在德國法庭證實伯爾曼已逃往前蘇聯。根據這兩條線索，伯爾曼應該還藏在前蘇聯。

這期間，又有一名記者在獨立進行調查，一名郵差告訴他，他在榮軍院大街附近的地鐵站，親手埋葬了伯爾曼和希特勒的醫生。這個說法和阿

斯曼的不謀而合。一九七二年，那個地鐵站開始施工，於是這名記者取得了當局的同意，開始仔細搜索。終於發現了兩具屍體，當時的法醫專家根據牙齒和顱骨的形狀，確認死者就是伯爾曼和希特勒的醫生。他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細節，在兩具屍體的牙齒中間，都鑲有極微小的玻璃，這證實了他們呑服氰化物自殺的說法。

根據以上的發現，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決定結束伯爾曼逃亡的調查，並把屍骨移交給了他的家人，但同時下令，嚴禁火化屍骨。伯爾曼的孩子拒絕接受這些屍骨，因爲他們不想讓埋葬父親屍骨的地方，成爲第三帝國支持者的聖地。因此，裝著伯爾曼屍骨的箱子，就一直存放在威斯巴登員警的檔案室裏。

然而，法蘭克福檢察官的判斷，並沒有讓相信伯爾曼已逃跑的人們停止他們的追蹤，他們始終認爲伯爾曼還活著。

由於聽說遺傳學技術有所突破，伯爾曼的兩個兒子要求對父親的屍骨

進行DNA檢測。一九九七年，被懷疑是伯爾曼的屍骨被送到慕尼黑遺傳學研究所，由沃爾夫剛教授負責檢測工作。他查看了屍骨狀況後，認為保存條件太差，大量微生物已經侵入骨骼，因此不能做傳統的DNA檢測，而只能使用母體遺傳基因檢測法（正如檢驗沙皇家族所使用的方法）。伯爾曼的七個孩子同意提供他們的基因樣本。

讓保羅．皮卡蓬說，這次檢驗也可以看出伯爾曼孩子的身分，因為有好幾個女人宣稱她們曾替伯爾曼生下孩子，其中還有一位英國婦女和一位阿根廷婦女。伯爾曼家人認為，為了證實這個說法，確實有必要進行DNA測試。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司法當局正式公佈這具屍體的DNA檢測結果：完全肯定屍體屬於伯爾曼。半個多世紀的謎團，就這樣被徹底解開了。

伯爾曼的家人後來把屍骨火化，並埋藏在一個秘密地點。

母體遺傳DNA檢測法在調查沙皇家族和伯爾曼身分的工作中，產生了

決定性作用，由此開創了用DNA揭開眾多歷史之謎的先河。很多博物館和醫院都保存著許多著名人物的身體樣本，DNA檢測可以使這些人物的後代清楚地瞭解自己的身世。這項技術也許還可以揭開古埃及眾多木乃伊之謎，例如在國王山谷的皇家墓地中發現的十五具無名木乃伊。

這項技術還可以檢測生物化石，也許有一天，可以揭開物種起源之謎。



研究人員從軀體中抽取樣本進行研究

2. 產房裏破獲的強姦案

麗文在產房裏掙扎了二十八個小時，懷胎十個月的骨肉終於誕生了。矇朧中，她聽到護士說了聲「兒子」，便昏睡過去。可是醒來一看，卻發現自己抱的是個女孩。於是，她吵嚷起來，拒絕哺乳。醫院經過查證，絕對沒有錯。那麼，十四床的麗文爲什麼聽說是兒子呢？原來，當時十五床也正在分娩，護士喊的「兒子」，指的是十五床生了個兒子，而麗文卻誤以爲是自己生了兒子。任憑醫院如何解釋、勸說和道歉，都無濟於事，麗文就是不相信。懷孕以後，多次請人按脈搏、聽胎音、算命，都說她懷了兒子，並且在產房裏也清清楚楚地聽見醫護人員說她生的是兒子，怎麼會突然冒出個女兒來。一定是有人暗中調包。她不辭而別，出院後打電話給產科病房：「還我兒子，否則，上法院控告，打官司！」爲解疑團，王醫生來到警察局，請求法醫作血緣鑑定。

周法醫是位有著三十多年工作經驗的老法醫，很少出差錯，有著「法醫偵探」的美號。他首先採集了女嬰左腳的腳印，與原始記錄簿上捺下的腳印進行了痕跡比對鑑定，結論是兩腳印的生理結構、紋路、流向、特徵等均相同，這可以說明該女嬰的確是十四號床位的麗文所生。

這樣的結論是確定無疑的，但它卻不能說服麗文領回女兒。

爲了萬無一失，需要進行親子鑑定。不料，麗文不肯提供新鮮血液。但也無妨，丈夫總是可以通融的，還好法醫在作親子鑑定通常都是以確認父子關係爲主的。只要父親確定了，母親也就不攻自破。法醫抽取了麗文丈夫和女嬰的新鮮血液，進行了紅細胞、血型、血清型、HLA型四類共十多項血型測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測定結果竟完全不符合血型遺傳的科學規律。國際公認的肯定父子關係的父權機率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此案的父權機率極低，相似的遺傳性狀微乎其微。所以，麗文丈夫不是這個女嬰的父親。

為了慎重起見，法醫對十五床的男孩也做了親子鑑定，其父權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這說明，他們的父子關係沒有錯，調包事件不可能。最後，抽了麗文的血進行鑑定，結果發現，許多基因完全一致。毫無疑問地得到麗文就是女嬰母親的結論。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了。透過冷靜的分析，只能得出女嬰父親不是麗文丈夫的結論。

那麼這孩子的父親又是誰呢？

經過反覆的內心掙扎，麗文終於講出了一段難以啓齒的遭遇。原來，結婚的前一天晚上，一個歹徒手持匕首強姦了她。想不到一次獸行竟種下了禍根。

一個風波總算平息了。由於麗文無法提供有價值的線索，事情也已過去了一年多，這個惡性大案也只好懸而未決。然而，當周法醫抖開鑑定資料準備填表存檔時，意想不到的奇事又發生了。突然，他發現十四床女嬰的血液基因與十五床男嬰的血液基因有許多相似之處。怪了，這類血質數

的相似度，按遺傳學規律，只能是具有間接血緣關係的親屬才能形成。這說明，兩個嬰兒在血緣上同出一源。這情況，通常發生在胞兄妹、堂兄妹、表兄妹、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兄妹之間，這情況實在令人難以解釋。突然，他眼前閃過了一個恐怖的黑影，難道是他？他迅速地抽出男嬰父親的血型報告單，仔細觀察、比對鑑定。

結果令人大爲失望。女嬰帶有一個自己母親麗文和男嬰父親所沒有的基因，而且其他相似的基因也似是而非。這說明，男嬰的父親不可能同時是女嬰的父親。這段思維過程，包含著如下的推理：只有是具有間接血緣關係的親屬，其血液基因才會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兩個小孩的血液基因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這兩個小孩是具有間接血緣關係的親屬。

周法醫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請教刑警隊長。刑警隊長提出，應該在男嬰父親的家庭成員中查一查。男嬰的父親叫江海，弟兄三個，老大老二都無作案的前科；老三江潮，無業，曾因賭博、扒竊、侮辱婦女，先後被警

察機關行政拘留和服勞役三年，常與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深夜不歸。顯然，老三具有作案的前科。爲了確認江潮的血液，他們想了一個絕妙的好辦法。江潮前幾天曾大吵就業輔導處要求安排工作，於是，就以體檢爲名，讓江潮去檢查身體。在抽血、驗血、血型測定，親子鑑定之後，發現其父權機率高於百分之九十五，從而確定，江潮就是強姦麗文的罪犯。

江潮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這樣被逮捕落網。

3. 嶄露頭角的DNA

一九八六年七月，在離雷賽斯特不遠的小鎮納布洛夫發生了一宗謀殺案，一具女孩的裸屍被人在灌木叢中發現。死者名叫黛恩，是性犯罪的受害者。這起案件使當地的人們群情激憤，他們想起三年前的另一樁姦殺案，一名叫琳達的女孩被強姦後又慘遭野蠻殺害。警方很快逮捕了嫌犯，一名年輕的助理廚師。他先承認殺害黛恩，後來又矢口否認。警方懷疑他也是殺害琳達的兇手，此案到此似乎已經告破。但雷賽斯特警察局的一名偵探還有所疑慮，就找到了阿萊克·捷福里，向他詢問是否可以採集遺留在兩位受害者身上的兇手的精液，將其遺傳基因和已被拘捕的嫌疑犯的血液進行對比。

阿萊克·捷福里是英國雷賽斯特大學生物學家，他看起來像六〇年代連續劇的人物，鬍子永遠不刮，整天穿件破毛衣，抽自己捲的香煙。自從

八〇年代開始，他和他的小組專門研究基因，尤其是肌肉的基因。在此之前幾年，遺傳基因技術的發明，可以使科學家直接觀測到基因和其成分—去氧核糖核酸，即DNA。當時，科學家已經發現，每個人的遺傳基因各不相同，而一個人各部位的遺傳基因則完全一致。

捷福里的工作是研究基因內部最富有變化性的部分，爲在遺傳醫學領域提供不同基因的解釋，他試圖區分基因的不同部分。根據他的研究，在很偶然的機會下，他發現每個人的基因都是獨一無二的。

捷福里還很快發現，這些不同個體的DNA片段，可以很清楚地以圖像方式區分開來。而一個人身上的不同細胞所包含的DNA則是完全一致的，這項工作，也就是比較一個人身上不同部分的DNA，也可以把某個人的DNA和其父母的、祖先的、後代的和其他親戚的進行對比。此後，根據遺傳法，遺傳基因成爲個人財富之一。捷福里和他的太太（電腦專家）立即意識到基因在各領域的應用價值，他們著重在研究父系遺傳。這位遺傳專家

把他的基因技術專利，出售給了英國化學工業巨人—帝國化學工業公司。他於一九八五年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研究成果，宣佈只有眞正的雙胞胎才會有完全一致的基因，而且他斷言，沒有兩個人的遺傳基因完全相同。他認爲：「要在一百萬的三次方的人當中尋找，才有可能發現兩個人的遺傳基因完全相同；而地球上只有五十億人口，所以我們就可以肯定，不會有兩個人的基因完全相同，除非他們是同卵雙胞胎。」

他的研究結果在科技界引起了極大迴響。不久之後，捷福里就找到了一個機會，以證明他的發現的穩定性。因爲這時有人請他協助調查一樁移民案：一位加納少年在非洲和父親一起生活，現在要求和居住在英國的母親團聚；英國移民當局懷疑男孩所說的「母親」只是他的阿姨。捷福里比較了這位英國婦女的親生子女和這個男孩的遺傳基因，證明男孩所言屬實。這個小案子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巨大和深遠的，捷福里也因此而聲名大噪，很快的他又參與調查了多起移民案件，並被聘請爲皇家科學院教授。

與此同時，他的成果被廣泛應用於罪犯身分的鑑定（如作案現場留下的極少的血跡）。

當偵探拜訪他的時候，阿萊克．捷福里還從未涉足刑事案件，他也對這項工作可能打破他寧靜的科學研究生活而有所顧忌。然而眞正的科學巨匠永遠需要不斷的發現和創新，因此他接受了警方的請求，希望能以此推廣他的研究成果。當然，他的選擇冒了極大的風險。

捷福里首先抽取了疑犯的遺傳基因，然後和三年前在琳達身上採集的樣本相比對。可是三年前的樣本已經變質，捷福里懷疑實驗能否成功。最後經過努力，他終於得到了三年前兇手的遺傳基因圖像，結果令人震驚：助理廚師並不是三年前殺害琳達的眞正兇手！

此時，捷福里並沒有急於公佈他的結論，而是繼續第三步工作：採集黛恩身上殘留的兇手遺傳基因樣本。他知道員警認爲是這個廚師殺害了兩個女孩，他也深知責任重大。經過一周的緊張工作後，他終於得出了結論：

兩起謀殺案的兇手同爲一人，但不是警方拘捕的助理廚師。這位年輕人因此被警方釋放了。如果沒有這位遺傳學家的科學論證，可憐的助理廚師就會被指控雙項謀殺罪。

剩下的工作就是請捷福里確認眞正的兇手，英國警方爲此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決定：爲該地區所有年輕男子採取血液樣本，多個醫療小組開始工作，有四千多人驗了血，而尋找兇手如同大海撈針一樣的辛苦。

這次行動開始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到五月時已有三千六百人提交了血液樣



誰殺了這個小孩

本，可是沒有一個人的遺傳基因和兇手相符。警方決定擴大檢測範圍，又有一千人提供了血樣，結果依然令人沮喪。這時，公眾和警方都開始懷疑捷福里的方法是否正確。

盛夏時分，偵探得到一條重要情報：在一個員警的父親開設的酒館裏，有個年輕人說他的一位朋友代替他提供了血液，這個年輕人隨即被立即逮捕。還沒等捷福里把他的遺傳基因和兇手的進行對比，他就承認了兇殺事實。這起案件的偵破爲捷福里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警方也在一夜之間擁有了一件對付犯罪分子的強有力的武器，證據採集從此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侄女定婚之夜，姑媽在侄女家看門時被砍傷。警方快速出擊，利用在受害人頭髮叢中發現的那枚「月牙形指甲」，僅用四天時間就破獲此案。

4. 月牙形指甲

在長江北岸，有一個叫做塘灣村的地方，幾十戶人家散住在那塊小山崗上，伴隨著青山綠水，過著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一日夜，萬籟俱靜，農舍安靜，工作了一天的塘灣村村民們早已酣然入睡。劉麗萍一家人，吃過晚飯後，就像往日一樣，一家人圍在電視旁收看電視節目。當晚九時三十分，正被精彩的電視節目深深地吸引住的劉麗萍一家人，突然聽到門外有人大聲哭喊：「救命啦，殺人了！」叫喊聲驚天動地。劉麗萍馬上慌忙將門打開看個究竟，眼前的景象著實使她目瞪口呆：只見鄰居張大偉的姐姐張菊花，披頭散髮、渾身是血、赤身裸體、氣喘吁吁地站在門外呼救。劉麗萍來不及問清緣由，慌忙

將其拉入室內，一面將自己的衣服讓她穿上，一面打電話向當地的派出所報警。

接獲報案後，所長、警員立即率員趕到案發地，封鎖現場。緊接著縣刑警大隊副大隊長率偵察人員也相繼趕到現場展開工作。現場勘查、調查訪問與搶救被害人同時進行。

現場位於該村村民張大偉家三間土牆瓦屋內，犯罪分子是從其東面廚房灶台前翻窗入室；西房床上、地上留有大量血跡和灰色鈕扣一粒；在床的正下方留有木柄菜刀一把，經張的家人辨認，為張家所有；室內所有櫃櫥門鎖完好，沒有明顯的翻動痕跡。

偵查得知，案發當日是農曆正月二十八日。一大早，張家門前車來人往，鞭炮聲聲，熱鬧非凡。張家選擇這個黃道吉日給女兒張梅囡定婚。午飯後，一家人眉開眼笑歡歡喜喜地去女兒男友家吃定婚酒，家中只留下張大偉的姐姐張菊花看家。

天剛黑，張菊花就關好門窗在其弟弟床上和衣而睡。當晚八時左右，突然聽到有人在窗前小聲呼喊：「大偉叔，開門。」

「什麼人？我弟不在家。」張菊花答道。十分鐘後，張菊花又聽到有人在大門前敲門：「家秀嬸，開門，借個東西給我。」

「我弟媳也不在家。」張菊花打著哈欠說著，不一會兒就進入了夢鄉。

當晚九時左右，正在睡夢中的張菊花突然被客廳內的響聲所驚醒。拉燈，燈不亮。張菊花立刻就從床上坐了起來。只見一身著灰色西服、白色襯衫、持手電筒和菜刀的中年男子站在她的身旁。

「什麼人？幹什麼？」

「老子，剛從監獄裏放出來的，那一天老子就想動你的手，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送你的命。」來人操本地口音，十分急促地說道。

「哎喲！行行好，我與你無冤無仇，你這是幹什麼呢？」張菊花聲音顫抖地說道。

「少廢話，錢在哪裏？」歹徒一面舉起手中的刀，一面命令道：「把衣服脫掉！」

「我不是他家裡的人，錢放在哪？我怎麼可能知道？」

「你到底脫不脫？不脫老子今天就要你的命。」見張菊花仍沒有脫衣服，歹徒一面叫嚷，一面用左手抓住張的上衣，用右手舉刀對準張的背部就是一刀，鮮血立即染紅了張的衣服。在將張的全身衣服脫掉後，歹徒又用左手抓住張的乳房，右手將刀架在張的乳房上威脅道：「錢在哪？不說老子今天割掉你的奶。」

張菊花的心惶恐萬分，慌忙說：「不要，不要，有話好說，錢在櫃子裏，我拿給你。」

一聽說錢在櫃子裏後，歹徒站在床前一愣。剎那間，張趁其不備，使出全身力氣，雙手迅速用力將刀從歹徒的手中奪了過來。在準備用刀砍歹徒雙腿時，張菊花突然一想，如果刀再次被其奪去，她就沒命了，想到

這，她用力將刀扔到了床底下。

「乖乖，你這個女的好厲害喲！」在對張一陣拳打腳踢後，氣急敗壞的歹徒又將張的頭髮抓住，猛力一拉，致使張一頭栽倒在地，臉上、腿上都被擦破、摔青，但此時已顧不得這些的張菊花繼續與其展開搏鬥，在相互扭打的過程中，歹徒不慎將手碰到張的嘴邊，被張咬傷。「媽的，你竟敢咬我，看老子今天怎麼整死你。呀…呀」一陣叫嚷後，歹徒發狂地蹲了下來，用嘴開始咬張的腰部，張也毫不示弱，拼命地與歹徒進行搏鬥，並趁其不備用手猛捏歹徒的下部，致使其「哎唷」一聲蹲了下來，張一個箭步衝到門前，拉開大門，赤身裸體狂奔出門外，邊跑邊喊……

次日上午，從男友家聞訊後趕回家中的張梅囡，立即來到了專案組。派出所的員警接待了她以瞭解狀況。她劈頭就說：「此案一定是李來松作的！」

與此同時，受害人張菊花也向專案組反映：從案犯的年齡、體貌特徵

以及作案時的口音等方面綜合分析，此人可能就是李來松。

種種跡象顯示，李來松有重大作案嫌疑。事不宜遲，專案組當即決定，立即派員前往開城鎮查找李來松的下落。

當日下午三點，在開城派出所羊山頭警務站的協助下，正在家中幹活的李來松被警方傳喚至開城派出所，經仔細查看李的臉部、十指，均未發現有任何異常現象。

據當地群眾反映，最近李正與其妻鬧離婚，曾幾次與其妻一齊到村委會和鎮公所要求辦理離婚手續，因其妻反對，未果。

詢問李來松，他對與張梅囡的一段隱情坦承不諱，並一再聲稱，他自從去年農曆臘月與張分手以來，一直沒有來往，也從未有任何聯繫。近日，一直被其妻所困擾，他在家中鬧離婚，其妻跑回娘家避而不見。其間，其弟弟和岳父母曾幾次前來家中鬧事，並與其打了起來。曾數次去村委會和鎮公所要求辦理離婚手續，均因其妻不同意而未辦成。三月十一

日，李一直在家幹活，晚上與父母及兒子在一起吃過晚飯後，就到自己的房間裏睡覺，一夜未出。

調查李來松的父母及其弟，與其回答一致。

線索一條條浮出，又一條條被否定；目標一個個鎖定，又一個個被排除。案情一時雲遮霧繞，撲朔迷離。專案員警恨不得挖土三尺揪出元兇。

正當偵查一度出現低谷、陷入僵局之時，從醫院傳來消息。三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許，現任某中學教師，張菊花的女兒葉梅，在醫院的病床上，爲母親梳頭時，在母親的頭髮中發現了一枚「月牙形指甲」，經全家人辨認，確認此指甲不是張家人所留。

於是專案組決定以現場爲軸心向周邊進行輻射走訪調查，著重調查瞭解那些符合作案條件、臉部和手上有傷的人員。排查要深、要細、要確實，要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地毯式地進行搜索，防止犯罪分子從自己的手中漏網。

皇天不負苦心人，三月十三日，刑警大隊偵察員搜索至塘灣村村民胡達良時，發現其臉部下頜處有一道抓痕，右手食指有一道1×10平方毫米的傷痕，左手中指指甲呈撕裂性脫落。胡稱聲左手指甲是三月十二日中午在家做飯切菜時，不慎用刀將手指切傷，臉部傷痕是當日中午在自家田中拔棉花稈劃傷所致。

得知這一情況後，派出所長、刑警大隊偵察員立即冒雨前往胡達良家，將正在家中收拾行李準備逃跑的胡達良逮捕。經仔細觀察，讓辦案人員驚喜不已的是，此人除臉部、手上有傷外，在其雙腿等處均發現有多處不同程度的擦傷和表皮脫落。而左手中指指甲呈撕裂性脫落，裂口呈弧形，清晰可見。

爲此，專案組決定立即針對胡達良進行調查。

經查，胡達良，男，三十五歲，漢族，本縣塘灣村人，小學二年級學歷，家有老婆、孩子，生活比較拮据，老婆不久前外出打工，家中孩子由

其父母看管。白天與其父母在一起生活，晚上獨自一人在家。案發當晚七點左右，胡達良在父母家喝過幾杯烈酒後來到了村民楊林家串門子，與同來楊家串門子的劉勇扳手腕，比腕力。當晚七點四十分回家。

詢問楊林、劉勇證實，案發當晚均未曾見胡達良臉部、手上有傷。

與此同時，檢驗員驚喜地發現該人左手中指指甲撕裂的弧度、指甲的色彩、紋線，均與從受害人頭髮中發現的那枚「月牙形指甲」的弧度、色彩、紋線一致。

技術人員的發現，大大地激勵了員警的破案信心，專案組決定立即提訊胡達良。當晚十時，胡達良被帶至局刑警大隊偵訊室，面對從事偵查工作多年、有著豐富偵查經驗的專案員警的發問，胡達良臉色發白，全身顫抖。

「你身上的傷是怎麼形成的？」

「右手食指上的傷，是五六天前和本村張明家小孩子開玩笑時，被他用

棉花稈劃傷；左手中指指甲的傷痕是三月十二日中午做飯切菜時不愼切傷；臉上的傷是當日上午在自家田中拔棉花稈時不小心所致。」

審訊中，儘管審訊人員多次向其旁敲側擊，反覆宣傳法律政策，但是胡達良卻始終重複：「大人，這事眞不是我幹的。」那句話，擺出了一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陣勢，但專案員警仍堅信此案就是胡達良所爲。

爲此，專案組決定讓指甲「說話」，爭取在零口供的情況下，利用科學技術破案。三月十四日上午，技術人員將那枚「月牙形指甲」與胡達良的採樣一道送往刑警總隊進行整體分離和DNA比對鑑定。當日下午五點，從警察局傳來消息，經刑事偵緝專家程永凱鑑定，那枚「月牙形指甲」就是從胡達良右手中指指甲上脫落下來的，那枚「月牙形指甲」的DNA與胡達良的DNA一致。

在科學的證據面前，胡達良交代了作案的整個過程：

三月十一日晚七點四十分，胡從楊林家串門子回家後，突然想起當日

是本村張大偉家女兒定親之日，家中肯定有不少錢。白天，胡就聽說張家全家均去男方家中吃定親酒了，家中無人，不如去偷點錢，想到這，胡就拿起手電筒來到了位於村南的張家門前。張家前後大門緊閉，漆黑一團，胡不知道其家是否有人，於是就來到窗前和門前分別呼喊張大偉與其妻的名字，以試探張家是否有人在家？有多少人？當得知只有其姐張菊花一人在家時，頓起歹意，便來到了張家廚房的灶台前翻窗入室……

偵察員問：「你這樣做，就不怕張姐認出來是你嗎？」

「她不認識我。她經常回娘家，遇見我，我喊她時，她說眼睛不好，不知道我是哪一個，所以我堅信她是不認識我的。爲了防止不測，我在進屋前已將張家的電源切斷。我進屋本想偷一點錢，哪想到，那該死的老奶奶反抗，更想不到，我的臉上、手上被她抓破、咬破，最慘是，我的左手中指指甲在和老奶奶搏鬥中撕裂脫落，眞倒楣，它哪裏不掉，卻偏偏掉進老奶奶的頭髮裏，落到你們警察的手中。」

年。

二〇〇二年八月，因犯有搶劫罪，胡達良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二

5. 員警的好助手——DNA

許多案件的現場，依據蛛絲馬跡就能夠鎖定罪犯的魔蹤，運用DNA檢定等高科技技術偵破部分疑難案件十分有效。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四日，湖北省警政單位DNA實驗室，碩士畢業的法醫王海生從浸有血跡的濾紙上，輕輕剪下僅有米粒大小的樣本，用鑷子夾起，放入一排試管中的其中一支，送進冰箱狀的儀器裏，固定，開機。恐怕連福爾摩斯也無法想像，這裏正開始一樁白骨案的高科技斷案。試管裏的樣本，取自多處屍骨和一名男子。

不久前，宜昌遠安縣農村，一位村民在當地名爲「庵洞」的洞穴裏，發現了一截人體下肢屍骨。警方趕赴現場，令人驚奇的是，洞內的水潭裏、泥土中，不斷找到人體上身、下肢及部分顱骨，而在這些白骨之上，均有刀砍的痕跡。

小村的流動人口很少，只是半年前村裏有位叫敖道忠的老人突然失蹤。這些白骨是不是同一個人的呢，又會不會是敖道忠？如果是，又是誰殺害了這位老人？

生物都有自己的遺傳密碼，利用生物的DNA（去氧核糖核酸）及基因資訊，能判斷獨特的個體。例如用敖道忠的兒子和屍骨的DNA進行檢測對比，就能夠確定受害人是否爲失蹤老人。

「別小看那冰箱模樣的儀器，它價值人民幣二百多萬元，是華中地區最先進的DNA檢測儀。就是它，能讓屍體『說話』。」王海生已經和它合作了十年，檢驗各類檢體八千餘件，認定犯罪嫌疑人七百餘名，逾千案例無一差錯。

面對浸泡近半年的人體白骨，王海生和他的同事們一次次抽取，一遍遍純化，最終從等位基因分型圖譜上看，白骨來自同一個體，而敖道忠兒子的DNA，有一半遺傳基因和這些白骨完全相同，也就是說，受害人正是

失蹤半年的老人。

警方迅速立案偵查，發現同村村民王某有重大嫌疑，將其刑事拘留。在證據面前，王某交代了半年前殺害老人的一幕。那天，他上山砍柴時和敖道忠發生爭吵，爭執中將老人推倒摔傷，因害怕賠償醫療費用而將其掐死，後分屍拋於「庵洞」。根據王某的交代，警方又在拋屍現場找到另一部分人體頭骨，經DNA檢測鑑定，與死者完全一致。

在此前一個月，DNA技術同樣在驚天大案中建功。

十月九日深夜，持槍搶劫三十四萬元現金、殺死四人的謝先榮在漢江邊一小漁船裏被擊斃。當夜十一點，從江中撈出的中年男子是否爲謝先榮，除了長相特徵、指紋判斷，最有發言權的還是高科技的DNA檢測。之前，謝的妻子、孩子血液樣本已經採回，根據遺傳學，孩子的遺傳密碼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三者相互對照，即能確認。經謝兩代親屬的DNA比對，被擊斃男子正是謝先榮。

DNA來自人體細胞，不管是一滴精液，一滴血，一根頭髮，一個煙頭上的唾液，幾個皮屑的脫落細胞，其DNA與這個人任何部位的任何細胞基本一致。目前的技術，可以在幾十億人中識別出犯罪分子，甚至幾十年前的罪犯也難逃法網。據DNA實驗的結果，最高的機率達到十的負二十次方，即百億億人中唯此一人，而地球人口僅有六十多億，因此其準確率達百分之百。

一九九八年二日十四日上午十點八分，武漢市長江一橋漢陽橋頭，一部交通車突然發生炸藥爆炸，十六人死亡，三十人受傷，現場慘不忍睹，全國震驚。死亡的十六人中，大部分面目依稀可辨，警方根據長相特徵、衣著及攜帶證件判斷出了其中十四名死者的身分。可是剩下兩具半截屍體無法辨別，無人認屍，一個被炸飛到橋頭南端，一個則炸飛到相反的北面十公尺外，距爆炸中心最遠，顯然這兩人離爆炸物最近，並分坐在炸藥兩邊。

現場的殘渣遍佈，包括泥土、沙石、樹葉，警方收集了整整十幾袋。這些殘渣，一絲一毫都背負著相同的資訊，其中兩具無名屍體的DNA和一張身分證的殘角引起了警方極大關心。身分證殘角經復原，能辨認出「江西武寧」和「王某」的字樣。全城員警走訪調查，在武漢長堤街一個小旅館裏，尋獲了王某的住房登記，打開房間，令人吃驚的是，房內發現了導火線和炸藥。

偵查的重心轉移到江西。按身分證提供的資訊，警方找到武甯王某家中，卻發現王某正在蒙頭大睡，他與案件無關，但他提供資訊稱，不久前將身分證借給了外出打工的江西人鄒某。在鄒某家中，其父母告訴員警，兒子外出務工多時未歸，平時結交一工友，兩人形影不離。

鄒某有重大嫌疑，可是又如何斷定？DNA技術在這時候產生關鍵作用。鄒某父母的血樣從江西取回，在實驗室裏與現場屍體的樣本進行DNA比對，在無法辨認的兩人中，有一人的遺傳物質與血樣中的DNA相同，故

確認是鄒某。據此調查，最後的結果原來是鄒與工友曹某因家庭婚姻矛盾，起了輕生念頭，專門從江西攜帶炸藥來武漢雙雙殉情。

自一九八五年英國首次利用DNA技術破獲姦殺案件，爲一位小姐復了仇，這一生命科學的高科技手段，被廣泛利用到各個方面。從破獲二千年「大型販賣嬰兒案」，到認定「宜城三・三一」襲警案，頑匪被當場擊斃，DNA技術每年爲警方破獲六百多起棘手的案件。

更爲神奇的是，現在從昆蟲體內提取死者的DNA來確認死者身分的「法醫昆蟲學」也進展驚人，科學家曾拿志願者身上的蝨子做實驗，得到了這些人的DNA；還有，不僅罪犯本人，即使他接觸的動物、植物都可以進行DNA指紋分析。法醫曾檢驗罪犯身上樹葉上的DNA而確定了其在犯罪現場。

目前，中國已開始著手建立中國罪犯DNA資料庫，警方可以根據罪犯資料庫裏儲存的DNA遺傳資訊，迅速鎖定嫌疑犯的身分，利用DNA破案

已成爲警方重要的辦案手段。

6. 二十三年前的疑案

二〇〇一年九月，已經七十歲的理查德・勞瑟在英國謝菲爾德刑事法庭，俯首認罪他在二十三年前犯下的謀殺罪，最終沒有能逃出恢恢法網，被判終身監禁。

一九七七年，四十七歲的勞瑟對三十九歲的瑪麗・葛列格森進行毆打、性強暴後將她掐死，並棄屍西約克郡的艾爾河。案發後，員警在調查這起謀殺案的過程中曾詢問了勞瑟，並將他列爲第五百三十二個犯罪嫌疑人，但終因證據不足，使他逃過了懲罰。那麼，案件已經經過了二十三年，勞瑟怎麼會重新落入法網的呢？這完全應歸功於科學家在DNA測試方面取得的突破。科學的進步，使英國警方能夠把過去未能破獲的積案重新拿出來，用DNA線粒體測試法重新進行調查和鑑定。

英國法醫科學人員開發的DNA線粒體測試新技術，可以不再使用過去

那種完全依賴適合染色體測試的材料進行測試的方法，而從罪犯身上的任何採樣獲得精確的測試結果，這在過去一直被認爲是起因於採樣太小或時間太長而不可能進行測試和鑑定。倫敦法醫科學機構的專家說，DNA線粒體測試新技術已經接近尖端技術水準，使用這種方法，幾乎可以對任何採樣，包括血跡、毛髮、肉眼看不見的唾液痕跡以及那些儲存多年的採樣進行測試，識別嫌犯，進而將他們捉拿歸案。人類DNA特徵幾乎各異，相同率小於十億分之一，因此DNA線粒體測試新技術十分靈敏和有效，


恐怖殺手的裝備

事實證明對謀殺案件特別有貢獻。

負責瑪麗·葛列格森案件的偵探利用這種方法，將留在瑪麗衣服上的精液痕跡建立了殺手的基因特徵，然後再訪原先的嫌疑犯，並收取他們的口腔標本進行測試和鑑定。當偵查到列在名單中的第五百三十二名嫌疑犯的理查德·勞瑟時，發現其口腔標本測試結果，與建立的殺手基因特徵相吻合，勞瑟在逍遙法外二十三年後終於落入法網。

二十六歲的阿什赫斯特因，五年前殺害他的前女友而鋃鐺入獄。一九九五年，二十一歲的阿什赫斯特殺死十五歲的露易絲後，警方未能破案，但最後警方透過DNA線粒體測試技術證明，當時從露易絲身邊收集到的一個煙蒂，是阿什赫斯特抽後扔下的，進而把他與謀殺案串連在一起。

英國警方在過去的五年時間裏，使用DNA線粒體測試技術，已經破獲六萬多起各種積案。他們預計，DNA線粒體測試技術，至少將使八百名過去因缺乏科學測試手段而仍然逍遙法外的殺人犯，重新被緝捕歸案。爲了

發展和廣泛使用DNA線粒體測試技術，英國首相布萊爾決定撥款一億多英鎊，擴大全英罪犯標本採樣資料庫，並計畫到二〇〇四年，完成三百萬名罪犯的DNA資料的儲存，提供給偵察員和員警使用，以提高破案率。

第三章
恐怖的無形兇器

一個武功高強的人，卻被別人用一點毒藥就傷重不治，這是武俠小說中常有的情節。在現實中，毒藥也一樣往往叫人防不勝防，殺人於無形……在這個世界上，能用來殺人的毒藥太多了，更可怕的是，其中有一些是我們平時使用的藥品，適量能救人性命，但過量卻能置人於死地。

1. 透明的毒藥

朱莉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他，他回來了！拉波姆萊醫生回來了！朱莉是個年輕、漂亮的寡婦，和兩個孩子住在巴黎波拿巴大街一個畫室裏。這曾是她的亡夫，一個無名畫家的畫室。在畫家生病的時候，朱莉是爲丈夫看病的拉波姆萊醫生的情婦。可是一八六一年後，醫生就不再露面，和一個年輕的遺產繼承人結婚了。現在，兩年過去了，他又回來找朱莉了。他還是那麼瀟灑、那麼殷勤。朱莉立刻原諒了醫生，並撲到他懷裏。

重新回來的老情人向朱莉提出了十分奇怪的建議：爲了她和孩子們的未來，她應該購買好幾份巨額的人身保險，而受益人是拉波姆萊醫生。當然保險金由醫生支付。等簽完一堆保險合約，朱莉就假裝得了重病，保險公司得知後十分恐慌。這時拉波姆萊醫生就出面和保險公司交涉，提議把人身保險合約轉成終生提供養老金合約！朱莉爲了過好日子，就答應了醫

生的安排，又簽了新合約。

神秘的醫生是何許人也？

愛德蒙・拉波姆萊原來是在奧爾良附近的拉波姆萊（與其姓氏相同）鎮出生的，父親是個鄉村醫生，母親在他出生後就死了。他從小就好動、並富有想像力。十七歲時來到巴黎學習醫學。但他熱衷的是各種社交活動，不惜欠債為追求女人的歡心。他還利用一個貪心而和藹的大人物，買來了「拉波姆萊古提伯爵」的頭銜。

他得到行醫資格後，就開始全身心地擁抱一種上流社會的生活，頻頻參與社交場合，誘惑粗鄙和輕佻的女人，他的客戶就這樣成倍地增長。他也是因為這樣開始替朱莉的丈夫看病，同時和朱莉勾搭上。有幾次，他因為一些小騙術而險些名譽不保，可是每次都化險為夷。「伯爵」渴望躋身

上流社會，開始努力向上爬。曾有一次，他自己也不幸成爲騙子的受害者，被騙得身無分文，迫使他必須馬上掙錢。機會終於來了，他在公共馬車上邂逅了一位富有而漂亮的女孩，叫克婁迪德。這時拉波姆萊「毅然」斷絕了與包括朱莉的所有情人的往來，對克婁迪德展開了瘋狂的攻勢。不久，這位富家千金就同意與「伯爵」結婚，其家人也無異議。這時大筆遺產即將劃歸醫生名下。可是未來的岳母大人十分謹愼，她要二人結婚前簽署財產分割協定。

八月十八日，新人舉行了婚禮。僅僅兩個月後，疑心病太重的岳母大人就魂歸西天。克婁迪德繼承了遺產，並慷慨地交給丈夫代理權。醫生在差不多兩年的時間裏春風得意，花錢再也不用計算。直到有一天又欠下大筆債務，債主開始威脅他，拉波姆萊再次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必須立即想辦法撈錢。這時，天眞的克婁迪德還不知道丈夫已經讓她破產了。醫生絞盡腦汁，就想起了漂亮的老情人朱莉。

和朱莉重逢後，有過著幾個星期的如膠似漆的快活日子，然後朱莉就莫名其妙地從樓裏的樓梯摔下。鄰居們趕來救她，她說腹部劇痛難忍。好幾個醫生——當然也包括老情人——都來看過，可是無濟於事。拉波姆萊覺得朱莉得的是輕微的霍亂。很快，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朱莉嘔吐不止，離開人世。老情人簽署了准許埋葬證明，並確認死因爲霍亂。

十一月二十日，警察局長接到匿名信，說拉波姆萊醫生謀財害命。檢察長不久後詢問了來訪的朱莉的姐姐，她認爲朱莉肯定是因爲醫生下毒而死，而醫生的目的是詐騙保險金。

朱莉死後十三天，法官命令開棺驗屍，並拘捕拉波姆萊。在醫生家裏，員警發現了一些朱莉的情書，還有各種毒藥，尤其是生物鹼。法醫塔爾德和盧辛解剖了屍體，內臟是完好的，沒有生物鹼中毒的病症。醫生下毒的假設是否成立，他眞的用了家裏有大量存貨的生物鹼嗎？

塔爾德醫生想起不久前比利時法醫斯塔斯破獲的一起案件。案件大致

如下：

一八五〇年，比特蒙城堡主人博卡內伯爵在妻子莉蒂亞的幫助下，毒死了妻子的兄弟古斯塔夫。死者沒有繼承人，其財產自然轉到莉蒂亞名下。博卡內具有豐富的科學知識，知道當時還沒有辦法查出人體內臟中的生物鹼。於是他提取了尼古丁在不同動物的身上試驗，最後給古斯塔夫灌下自製的毒藥。事成後，他向屍體灑醋，以消除痕跡。

偵探很快確信古斯塔夫是中毒而死。可是如何證明呢？斯塔斯接受了挑戰。他嘗試從動物身上提取生物鹼類毒藥的方法，化驗了死者的胃腸和膀胱存留物。斯塔斯留下一部分存留物做為以後的試驗，將其餘部分過濾、加熱、蒸餾、洗滌，目的是去除溶液中所有的動物性渣滓。他在試管內噴了些乙醚，然後看到一些棕色的物質，聞起來像煙草。斯塔斯嘗了一點點，當即覺得舌頭被嚴重灼燒。經過重新進行的數次試驗，斯塔斯確認毒物是尼古丁。

不久，員警就在城堡裏發現了用來提取尼古丁的設備。殺人犯最後也上了斷頭臺。

塔爾德決定模仿斯塔斯，進行第一次試驗。他把朱莉的內臟混合後製成溶液，然後替一條狗的靜脈注射了幾克。兩小時後狗開始嘔吐，心跳放慢，可是它後來又自行痊癒了。塔爾德因此肯定朱莉吃下了影響心臟的物質。可是這次試驗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

員警後來得到情報，拉波姆萊最近曾購買過三克洋地黃，這是一種對心臟有害的植物性毒素。員警檢查了從「拉波姆萊古提伯爵」家搜出的生物鹼，發現了十五毫克洋地黃。

塔爾德醫生把十五毫克劑量的洋地黃給一條狗靜脈注射，它立即嘔吐、抽搐、心跳減慢，最終心跳停止而死亡。

塔爾德醫生要做第三次試驗。他請法醫協助刮下朱莉曾嘔吐過的地板，把它搗碎成粉末，放入一種溶液。這次試驗要用三隻青蛙。第一隻作

爲參照蛙，第二隻要被注射一毫克洋地黃，第三隻要被注射五克嘔吐提取物。後兩隻蛙很快因心跳放慢而死。法醫又用沒有被嘔吐物污染的地板做相同試驗，以證明不是木頭毒死了第三隻蛙。

法醫向法官通報了結論：

1. 朱莉死於中毒。

2. 兇手使用的毒素源於植物，不能使用化學方法提取內臟殘留物，但活體動物實驗證明了其毒素的存在。

3. 我們採樣了朱莉的嘔吐物和內臟毒素，用活體動物進行試驗，證明其毒性甚強，這些動物的反應和朱莉類似，最終中毒而死。

4. 所有試驗顯示，這種毒素很可能就是洋地黃，即使我們不能完全證實朱莉死於洋地黃中毒，但我們肯定她是中毒而死。

當時此案轟動了法國，各大報紙競相報導。人們把它和二十一年前的拉法日案件相提並論，那次的死者被年輕的妻子用砒霜毒死。在喧囂的法

庭調查後，當時最出色的專家一致認爲瑪莉．拉法日有罪。從此，毒藥殺人就成了時髦的犯罪方法。

員警又把醫生岳母的屍體挖出來，以驗證她是否也因遺產被「伯爵」毒死，但屍體解剖沒能驗出毒物。儘管缺乏科學依據，拉波姆萊依然被控謀殺岳母。一八六四年五月庭審時，不知是否巧合，拉波姆萊選擇了二十多年前爲瑪莉．拉法日辯護的律師。這位律師也沒讓他失望，辯護時伶牙俐齒，步步爲營。洋地黃消失了，那是因爲醫生把藥開給了病人，他也開給了朱莉，因爲她心口痛。塔爾德醫生的試驗可靠嗎？醫學院的主任藥劑師就對此不敢苟同，狗和青蛙的死因，很可能是吃了屍體的腐肉，而不是什麼毒藥。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朱莉死於中毒。其他一些醫學大師，如克勞德．貝爾納也到庭表示了他們的懷疑。

「伯爵」的律師經過一番精彩辯論，又一次質疑塔爾德醫生的結論。律師認爲屍體在腐爛、分解過程中會產生毒素，這是使試驗動物死亡的原

因。可在這次毒理學的辯論中，法官們並沒有忘記有一隻青蛙不是死於屍體溶液，而是死於朱莉的嘔吐物。此時，拉波姆萊伯爵被認定因毒死朱莉而有罪，但取消對他毒死岳母的指控。

他的辯護律師請求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赦免他的委託人。起初，皇帝希望慈悲爲懷，網開一面。可最後還是聽取了司法大臣的意見：殺一儆百。一八六四年六月，拉波姆萊在羅蓋特廣場上了斷頭臺，吸引了成千上萬看熱鬧的民眾。

2. 間諜的兇器

作家喬治·馬克伍於一九七一年從保加利亞叛逃，當時四十九歲，他帶著反政府的觀點來到了倫敦，透過BBC向他的祖國宣傳他自己的觀點，他的諷刺和批判性的言語，激怒了保加利亞當局。特殊的政府部門對他不會永遠保持沈默，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星期二，他們的希望應驗了。喬治·馬克伍正在滑鐵盧橋上走著，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右臀部被刺扎了一下，他迅速轉身，看到在他身後一名男子正揮舞著一把收攏著的雨傘。這名陌生人用很濃的口音低聲地說了聲抱歉，就迅速上了一輛計程車離開了。喬治·馬克伍當時也沒有多想。晚上，他回到家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妻子，然後捲起褲子，他的妻子在他的右臀部看到了一塊發紅的刺傷痕跡。

第二天早晨，喬治·馬克伍就發燒嘔吐，住進了醫院。用X光照射他的

臂部，雖然刺傷處已經發炎，但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他體溫血壓急速下降，脈搏突然升到一百六十次／分。最奇怪的是，醫院發現喬治・馬克伍的白血球數量急劇上升，超過正常人的三倍。經檢驗，已經出現了敗血症。過了週末，病人變得暴怒，且思維混亂。醫生大量使用抗生素也無法改變他身體狀況的急劇惡化。星期一早晨，他就死了。

驗屍工作隨即展開，警方把包括刺傷皮膚的切面，送到了倫敦秘密化學防禦常備組織。在那裏，國家毒物和神經藥劑方面的專家大衛・高爾博士負責這起案件的偵破。在檢查死者的人體組織時，最初，他發現的是一枚針頭，但後來針頭卻變成一個小的金屬球，直徑一・五毫米。他透過技巧性的處理，在屍體組織上以正確的角度鑽了兩個孔，其中一個小孔乾淨，另一個卻被凝血組織凝住。這下，大衛・高爾徹底迷惑不解了。於是，他把屍檢材料送到了倫敦市警察局雷・威廉姆斯醫生那裏做進一步的檢驗，而他繼續做喬治・馬克伍死因的鑑定工作。

在電子掃描顯微鏡下觀察發現，那個藥丸是由百分之九十的鉑和百分之十的銥組成，它比鋼的強度更大，而不容易被腐蝕。中波以上的電磁波無法透過，所以X射線看不到。專家認爲，這顆圓球是被用來傳輸少量毒物的，劑量不超過兩毫克，這顆致命的藥丸，是被用氣槍發射進入喬治・馬克伍右臀部的。

然而，大衛・高爾小組卻無法在屍體內部發現微量的毒物，留給他們的只有喬治・馬克伍的症狀。



賭場是間諜最愛光顧的地方

他們想，是什麼物質能把一名身體健康、體格健壯的男性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毒死呢？不久，他們否認了細菌或是病毒感染，也排除了其他毒物致死的可能，因爲其他毒物要比所用的藥丸劑量大得多。一個接一個的毒物都被排除了，最後只剩下一種物質，這種物質不僅可引起以上所有症狀，而且很少劑量就可以致死。這種毒物就是蓖麻毒素。

蓖麻毒素是海星豆的衍生物，是一種比砷和氰化物還毒五百倍的毒物。爲了檢驗這一個理論，科學家們在波特頓鎮給一頭豬注射了蓖麻毒素，劑量相當於金屬球攜帶的量，這頭不幸的豬在二十四小時內就死亡了。它的器官和喬治・馬克伍體內的器官一樣，徹底遭到了破壞。

儘管有些牽強，證據還是比較充分的。因爲在喬治・馬克伍體內沒有發現任何蓖麻毒素，然而這卻反而加強了懷疑。由於屍體體內自然生成蛋白的細胞破壞了蓖麻毒素，所以這種損害身體的毒物，不在體內留下任何的痕跡。

這時雷．威廉姆斯想起了另一件奇怪的事。一年前，在巴黎地鐵站的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另外一名保加利亞人弗拉基米爾．科茲塔伍也被神秘的利器刺了一下，接著他就生了病，但是後來，他的身體奇跡般地恢復了。經過反覆研究，弗拉基米爾．科茲塔伍同意和一位警官合作。這名警官從他的肌肉裏，找到了一塊很小的合金物體，這塊合金被送到了倫敦的法庭科學實驗室，得到的結果正是雷．威廉姆斯所期望的，這個合金小球被鑑定和殺死喬治．馬克伍的完全一致。因兇手失誤，合金小球被注射到科茲塔伍身上遠離大血管的背部，所以他倖免於難。

3. 不留痕跡的毒藥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英國布拉德伏特鎮，一名醫生報告一個死在浴缸裏的婦人死因可疑。這名死者叫伊莉莎白·巴露，是名洗衣工，三十多歲，死在自己家裏的浴缸中。功績卓著的內勒警探被指派到現場進行勘察，發現死者躺在空浴缸中，有嘔吐痕跡，瞳孔不正常放大。

時年三十八歲，在附近醫院做護士的伊莉莎白·巴露的丈夫可奈斯·巴露，向內勒警探介紹當時的情形。他提到五點時他和妻子在飲茶，後來伊莉莎白感到不適，就躺下休息。兩小時後她又回到客廳，與丈夫一起看電視。一會兒她再次感覺不適，到臥室後就嘔吐了。可奈斯換了床單就躺在妻子身邊，伊莉莎白此時滿身大汗，就要去浴室洗澡。可奈斯打了會兒盹，醒來看見妻子還沒回到床上，就去浴室看她。伊莉莎白在浴缸裏一動不動，可奈斯想把她抱出來，可沒成功，就把水都放掉了。他立刻給妻子

做人工呼吸，可已經沒希望了，伊莉莎白已經死亡。

內勒快速巡視了房間，發現兩處疑點：一是可奈斯穿的睡衣是乾的，二是浴缸旁邊並沒有水跡。於是當天夜裏內勒警探派了一組科技警探到場檢驗，並在廚房裏找到兩個注射器，其中一個是潮濕的。員警詢問可奈斯，他說因爲長了癤子，自己打了一針青黴素。同時法醫普里斯當日凌晨就替伊莉莎白做了驗屍，沒發現外表有何異常，但驗出伊莉莎白已有八周的身孕。微生物測試證明死者生前身體極佳。法醫也進行了毒理學檢驗，並化驗了可奈斯用過的針管，證實裏面確實是青黴素。但警方一直無法解釋死者瞳孔放大的原因。普里斯醫生又在強光下，使用放大鏡仔細觀察屍體表面，終於發現在左右臀部各有兩個細小的針孔。其中左臀的針孔好像是新近留下的。但可奈斯從來沒說他給妻子打過針。普里斯掀開有針孔的表皮，和其他醫生、毒理專家卡利一起研究，究竟是何種毒素或藥物使這位懷孕的女人命喪黃泉。很快的，醫生認爲伊莉莎白死於低血糖。而造成她

低血糖的原因，很可能是被注射了用於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卡利還發現死者心臟內的血糖異常過高。

警方調查了可奈斯的情況，發現他原來結過婚，前妻在一年前死去，死因不詳。他因在醫院當護士，經常給病人注射胰島素。他還曾向一名同事說過，胰島素是一種完美的殺人工具，因爲一進入人體，就被血液迅速吸收了。

警方要進一步取證，以確認可奈斯的確曾爲妻子注射胰島素，並弄清死者心臟聚集大量糖分的原因。卡利查閱了犯罪檔案，沒有找到任何一起胰島素謀殺案。然而他看到了兩名英國醫生在一九四〇年寫的報告：因死者血糖水準過低的三十八例猝死案中，死者心室糖分嚴重超標，其原因是死者在生命最後階段由肝臟釋放出大量糖分儲備到心臟，希望將其傳到全身。

伊莉莎白的死因似乎完全釐清，但要證明可奈斯有罪還證據不足。這

時卡利以一個世紀前的塔爾德爲楷模，決定在豚鼠身上進行胰島素實驗。被注射胰島素的豚鼠全身抽搐並很快昏迷。卡利再將伊莉莎白臀部針孔附近組織的提取液給豚鼠注射，產生了與直接注射胰島素相同的症狀，其中針孔更新的左臀提取液造成的反應更激烈。

結論已經很明顯，但細心的卡利醫生還證實，其他治療高血糖症的藥物不能使豚鼠產生注射胰島素的症狀。還有一個疑問：既然胰島素會被血液迅速吸收，爲什麼在死者臀部還會聚集大量藥物。實驗證明是死者體內的乳酸，使胰島素大量滯留在注射部位。

七月底，伊莉莎白死後三個月，警方逮捕了可奈斯。他開始不承認給妻子打過針，後又說因爲伊莉莎白不想要孩子，他給妻子注射了墮胎藥。可卡利醫生在伊莉莎白體內找不到任何墮胎藥物，而墮胎藥也不會使死者瞳孔放大。

可奈斯此後就保持沈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日底，法庭採納了卡利

醫生的科學論證，判處可奈斯終生監禁。但人們不知道爲什麼兇手要殺死兩個妻子，這個案件倒因爲用胰島素作兇器而被載入史冊。

毒理學家認爲，胰島素是胰腺自然分泌的一種荷爾蒙，所以根本不可能檢測出來。在醫療部門發生過多起胰島素殺人案，因爲這個兇器就像可奈斯說的：不留痕跡。

也正是因爲這樣，在多年後，又有一起在美國的謀殺案，把胰島素列爲重點懷疑對象。克勞斯．馮布勞被第二任妻子的孩子指控，控告他曾兩次給妻子注射胰島素，試圖謀殺妻子，其目的是謀財害命。妻子瑪爾莎是個百萬富翁，第一次昏迷了一年。第二次昏迷後就再也沒有醒來。克勞斯被捕後又被判無罪。他說與妻子分居後，妻子一直很消沉，可能想尋短見。但美國司法當局動用頂尖的毒理專家再次進行了調查，試圖找到控告克勞斯的證據。可惜他們又一次徒勞無功，神秘的克勞斯依舊被判無罪。

今天，警方使用最尖端的技術檢驗毒素，首選方法是氣霧色譜法。法醫

經常使用質量分光計。毒素樣品的分子在大量電子的轟擊下破碎。任何一種物質的分子的破碎方式永遠不變，分光計就可準確分辨不同的分子。把分光計和儲存了幾萬種物質特性的電子資料庫連接，就能做出迅速、準確的判斷。

從此以後，毒藥再也不神秘了！

第四章
心理推理和時間推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同樣犯罪分子也有他們獨特的心理特徵和性格結構。透過對犯罪心理的分析，我們可以準確地鎖定嫌疑犯。狡猾的犯罪分子往往在時間上動手腳，千方百計地設計沒有作案的時間假象。但他們沒有想到，當陰謀被識破時，也就是被法律制裁之時。

1. 變態的兇手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在紐約的一幢大樓的屋頂，發現了一具年輕的裸體女屍。受害者被猛烈擊打臉部並被皮包帶勒死。然後兇手舉行了虐待狂似的儀式，他切下了受害者的乳頭，把一支鋼筆和一把雨傘插進了受害者的陰道，受害者的手腕和腳腕都被捆上了尼龍襪，大腿上還有被咬傷的痕跡。做完這些後，兇手還在屍體上手淫，然後又在其肚子上寫下「×你」，在大腿內側寫「你們不能阻止我」。

死者的身分很快就確定下來，她叫福朗西娜·艾維爾森，是大樓的房客，這名婦女長得十分矮小，只有一百四十五公分，她的生活平淡無奇，和別人沒有任何恩怨。這幾天她跟平常一樣六點半去上班，肯定是在樓梯或者電梯附近碰到了兇手。紐約市員警對這幢樓的所有住戶，尤其是死者的鄰居進行了嚴格盤查，可是沒有任何收穫。一個月過去了，警方請聯邦

調查局協助調查，由專業人員約翰．道格拉斯分析兇手的心理。

這位專業人員首先對兇手在屍體旁花費如此漫長的時間深感意外。很顯然的，這名兇手非常熟悉地形，並且知道不會被發現。警方假設兇手和被害人是六點半在大樓裏見面的，這說明兇手在本樓居住或工作。那天早晨沒有人聽見任何喊叫，也說明了福朗西娜認識兇手，而且相信了兇手的藉口，跟他一起來到屋頂。兇手不停擊打福朗西娜的頭部直到她失去知覺的原因，應該是當殺人犯與受害者相視時，兇手試圖改變受害者的面部特徵。

根據兇手舉行的性儀式，調查局官員認為此人是個平庸的白人。他作案時很堅定，計算準確，說明此人至少有三十歲，因為青少年的性犯罪都很衝動。約翰．道格拉斯想像兇手可能是智力中等，獨居並遊手好閒的人。另外，他還一定是個經常瀏覽色情雜誌的人，因為兇殺場面和某一本雜誌描繪的完全相同。他肯定在和女人相處方面有問題，並且仇恨女人。

他做的這些兇殘的儀式，正好反映了他對女人的深仇大恨。

警方到目前爲止，還沒有遇到如此情況，此人的舉動可謂開創了先河。他寫在受害者身上的話，表明他很快會繼續作案。經過以上分析推理後，員警又重新審查了這幢大樓的居民談話記錄，發現有個叫卡爾民的失業演員，在心理上與假想中的罪犯最相像。

此人三十歲，經常來福朗西娜住的大樓裏探望父親，他從小喪母，是家中的獨子。在他的周圍從未出現過女人。他在學校的成績普通，曾多次留級。此外還曾多次試圖自殺，並多次住院。

可他的嫌疑又很快被排除了，因兇殺案發生時，他還住在精神病院裏。爲落實作案時間，員警繼續到精神病院瞭解情況，看到這裏的管理並不嚴格，病人可以自由出入。

員警奉命搜查了卡爾民的家，發現了大量色情雜誌。警方拘捕這名失業演員後，他拒不承認與兇殺案有關，但專家已經把受害者身上的牙印做

成了模具，而卡爾民的牙齒狀況與模具完全相同。
儘管卡爾民拒不承認罪行，還是被判處了二十五年徒刑。

2. 連續爆炸事件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紐約城，令人頭疼的個人連續犯罪案件拉開了序幕。那天，在堅固聳立的愛迪生大樓的一個窗戶邊，發現了一枚未爆彈。炸彈包旁邊有一張手寫的字條，上寫著「打倒愛迪生，惡棍愛迪生，這是爲你準備的」。警方認爲這是有人針對向紐約提供電力的公司而作出的惡意恐嚇活動。

一九四一年九月，一個因時鐘的導火線機械結構沒有被拉開而未能爆炸的炸彈，在第十九大街被發現。三個月後，珍珠港事件爆發，曼哈頓的警方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上面寫著：「我不再爲這個持久的戰鬥準備更多的炸彈—我愛國的感情已經讓我下了決心，我要揭發虛僞的愛迪生，他們將爲他們的懦弱行爲付出代價……F.P.」。這封信件是用墨水寫在一張平坦的白色紙張上的。

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六年，十六封相同的信，在一些報紙以及旅店和店鋪等地點出現，愛迪生公司也收到同樣的信。接著，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三顆炸彈出現在中心車站的地下室。雖然沒有爆炸，但這預示著暴徒已經把魔爪伸向建築物。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又一個炸彈炸毀了紐約大眾圖書館邊的電話亭。隨後，暴徒又設置多顆炸彈，其中幾顆得逞，幾顆未遂。在其中的一次小型爆炸中，令人驚奇的是，劇院中除了一張椅子外，沒有其他的損傷。政府積極爲民眾消除驚恐，卻沒有領略投彈者的意圖，這種沈默激怒了恐嚇信的作者，於是他加劇了對重要場所的攻擊。

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之間，四顆以上的炸彈爆炸了，這個瘋狂的投彈手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一九五三年，又有四顆炸彈爆炸了。第二年，爆炸事件一直不斷。其中包括在電影院的椅子裏埋放的爆炸材料爆炸，炸傷四人，有兩人已經生命垂危。一九五五年，又發現四枚炸彈，

其中兩枚沒有爆炸，這兩枚炸彈被發現安裝在電影院的座位上。投彈手的恐嚇信變得長了，而且更加的刻薄。上面寫著：「要使用五十四枚炸彈，打四次恐嚇電話，這些炸彈一直炸下去，直到愛迪生受到審判」，落款還是「F.P.」

一九五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又一顆炸彈爆炸了，這也是最有殺傷力的一顆炸彈。它炸飛了布魯克林地區至上劇院的整個座位，炸傷了六個人。於是，大規模地抓捕這位投彈手的行動展開了。

首先，聘請了紐約精神保健理事、心理學家霍華德·芬尼博士和詹姆斯·布魯塞爾博士繪製暴徒畫像。霍華德·芬尼博士本人對法庭精神病學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他利用暴徒恐嚇信所提示的資訊，向詹姆斯·布魯塞爾博士提供了爆炸手本人與眾不同的外貌特徵。詹姆斯·布魯塞爾博士利用自己精湛的技藝，得出了令人震驚的結論：「犯罪嫌疑人是一個患有偏執狂病症的中年男子；性格內向；年齡大約在四十歲到五十歲，而且體格

好；他可能是個孤單的單身漢，也有可能和一位老婦人生活在一起；此人愛整潔；臉上的鬍鬚刮的非常乾淨；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外國血統；是個熟練的技術人員，工作器具通常擺放非常整齊；但對婦女不感興趣；他是斯拉夫人；信教；一旦在工作中受到批評，脾氣會變得像火焰一樣激烈。此人作案的動機是：被解除職務或者受到譴責，卻自命不凡，於是久積成怨。他的恐嚇信由西賈斯特寄來，這不是他的眞實居住地，他不會愚蠢到要從自己的居住地寄來這些信，或許是由他的家和紐約之間的一個地方郵寄這些信件的，其居住地點最可能的是布里奇波特和西賈斯特。從他的居住地到紐約不得不經過西賈斯特。犯罪嫌疑人已經得了一種很糟的疾病，或許是心臟病」。他又補充說，「當你們抓住他時，他會穿一件雙層帶鈕扣的套裝」。

布魯塞爾建議，如果宣佈他的理論，可能會激起渴望被注意的投彈手的出現。一張紐約的報紙踴躍地從事了這個賦予挑戰性的工作，報紙上刊

登了一封公開信，鼓勵投彈手放棄破壞活動，答應為他的苦惱開一個討論會。很快的，報紙編輯部收到了三封信，內容全部是痛罵愛迪生公司的。其中一封這樣寫道，「我沒有因為困難和不幸而得到一分錢，這是一種虐待。」另一封信中，寫信人還提到了一個他非常惱怒的日子——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

對愛迪生公司檔案處的調查毫無結果。在一份一九三七年就封口的檔案中，辦公室助理愛麗斯發現了一份來自以前一位雇員表示不滿的信件，信中有投彈手用語言表達過的幾個相同事件。這封信來自一位名叫喬治·梅特斯凱的人，此人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在工作時被爆裂的鍋爐撞倒。當時，他說自己非常痛，可是醫生卻檢查不出任何損傷。於是，梅特斯凱被給了十二個月的醫療費和保險救濟金後，公司解雇了他。當他試圖上訴公司時，起訴期已經過了，因為所有的賠償要求，應該在被傷害起兩年內提出申請。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偵探在沃特伯里的梅特斯凱的家中逮捕了他，在他家的汽車車庫中，發現了製造炸彈的地方。正如心理學家所說的，此人身材均勻，四十五歲，波蘭血統，未婚，與兩個姐姐住在一起，被拘捕時正穿著一件雙層棉布外套。心理痕跡分析在這起刑事案件中獲得了驚人的成功。

對於心理痕跡驚人的成功，布魯塞爾卻很謙虛，他把成功歸功於合理的邏輯推理以及多年的工作經驗。最後他還解釋了這個案件的推理過程：因爲妄想症要花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形成，經常是十多年，而第一次七顆炸彈是一九四〇年出現的，那麼他判斷投彈手可能是一九三〇年期間犯的病，所以一九五六年時，他應該正值中年。那麼此人爲什麼是妄想狂呢？因爲這種人往往自命不凡卻懷才不遇，自己總覺得比別人強，所以他們都很整潔，但精神不集中，對錯誤很刻薄，因此很謹慎小心，喜歡穿著雙層棉布衫。

信中顯示此人受過教育，但詞語運用不當，本地人用Con Ed來代替愛迪生公司。此外，他的信讀起來像翻譯文學。那麼怎樣判斷投彈手是一個斯拉夫人呢？因爲，根據歷史記載，製造炸彈在中歐很有優勢。爲什麼此人的身材很勻稱？德國的精神病醫師埃斯特・克雷斯契默作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已經證明人類的體格、個性和任何精神疾病的發展都有關係。埃斯特・克雷斯契默發現，百分之八十五的偏執狂患者都有運動員的體格。這個案件中，嫌疑犯受過傷，布魯塞爾判斷他最差也是個體格中等的人，所以身體看起來應該很勻稱。那麼他的單身生活是怎樣判斷出的？因爲此人寫字用大寫字母，僅僅W的寫法有些特別，像兩個「u」連接在一起，類似女人的乳房，說明此人在性慾方面有問題，所以推斷他可能沒有結婚。

事實上，布魯塞爾只判斷錯一個地方，那就是投彈手患有心臟病，但是誤差不是很大，因爲這個瘋狂的投彈手是個肺結核病患者。

3. 喝人血的惡魔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薩克拉門托城中，那個令人震驚的、殘酷的兇手所犯的案件，在人們腦海中記憶猶新。那天傍晚，當大衛·沃靈回到家時，發現自己二十二歲的妻子特麗薩被殺害在臥室。大衛·沃靈哭喊著從屋子裏跑了出來，驚恐得語無倫次，說不清楚自己剛才看到的一切。當員警到達，他們仔細地勘查了現場，沒有人能提供這起殺人案件的可疑細節。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兇殺案件，不但深深地刺痛了大衛·沃靈，也讓別人驚駭不已：屍體旁邊一個被壓碎的牛奶瓶子顯示：殺人者曾用它當容器喝過被害人的鮮血。很明顯的，這起案件遠遠超過了一般的惡性殺人案件，於是偵探們聘請了行爲科學技術研究院（ＢＳＵ）的科學家協助破案。

羅伯特·雷什勒長期在ＦＢＩ（美國聯邦調查局）任教，講解現場重

建。他和他的同事魯塞・沃帕吉爾共同收集了此案的犯罪資料，終於建構了殺人犯的特徵：白種人，年齡約二十五歲到二十七歲之間，體格偏瘦，外表像營養不良，是個不修邊幅、馬虎的人，所以很可能在他的住所發現犯罪證據。此人有精神病史，且有藥物依賴性。他多數時間待在家裏，沒有朋友，獨居，無業，或許靠救濟金生活，可能和他的父母親生活在一起，但這種可能性很小，沒有當過兵，是個高中生或者是個半途中輟的大學生，或許得過一次或多次偏執狂精神病。BSU的研究人員還堅持一點，就是如果殺人犯不露任何馬腳，那他還會再次在紐約作案。

就在此案發生的三天後，研究人員們的預言兌現了。果然在沃靈家不遠處，三十六歲的伊弗林・米羅特和她六歲的兒子加森及她的朋友——五十二歲的丹尼爾・梅雷迪斯被槍殺。伊弗林・米羅特的小外甥邁克爾・弗列雷也失蹤了，可能是被綁架。偵探們從被血浸透的嬰兒包袱推斷，嬰兒活著的可能性很低。現場的三具屍體中，僅僅伊弗林・米羅特的屍體被切

的支離破碎，由此看出，兇手有很明顯的性攻擊行爲，還有同樣的現象是，攻擊者曾喝過被害人的血，吃飽後，開著受害人紅色的車匆匆地離開了。

這次的犯罪現場，爲雷什勒和沃帕吉爾提供了很好的構建犯罪人心理結構條件。殺人犯身上有大量的血跡，而且他把汽車丟棄在很明顯的地方就走開了，這種魯莽的行爲表示，此人比上次作案更加的瘋狂，這是很明顯的精神病人行爲。統計學傾向於這樣一個觀點：殺人犯或許迷戀於夜盜。官員們更加關心兇手的情況，而BSU認爲兇手就居住在被棄汽車的附近。

偵探們以汽車停留地爲中心線索，在方圓幾里進行搜查、盤問，仔細地梳理每一條線索，查尋每一點可疑跡象。一百四十八個小時後，有個年輕婦女報告說，她從學校回來時，碰到了一個人和她打招呼，此人把她嚇了一跳：他外表瘦弱、眼睛深陷，身穿血跡斑斑的衣服，一嘴大黃牙。最

初，她沒有認出他是誰，後來才想起他名叫理查・蔡斯。

調查發現理查・蔡斯所住的地方，離棄車處只有一個街區。員警包圍了他的住所，他企圖逃跑，手中還拿著一個硬紙盒。當被警方抓住時，他用硬紙盒猛力亂揮，盒子裏一些血跡斑斑的紙片、破布和一個用小孩包袱包裹的保齡球以及一個小小頭蓋骨飛了出來。最後，理查・蔡斯終於屈服。隨後，警方在搜查他家時發現：一支荷彈手槍及丹尼爾・梅雷迪斯的錢夾。

理查・蔡斯的房間和預測的一樣：環境惡劣、凌亂骯髒、滿地是沾有汙物和血跡的衣物，冰箱裏裝滿了人體組織塊和腦組織。從兇嫌冰箱中的「食物」可以判斷，殺人嗜血者剛得到滿足。可憐的小邁克爾・弗列雷的屍體在附近找到。

理查・蔡斯被拘禁後，主動交代特麗薩不是他的第一個侵害對象。早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從本地超市回來的安布羅斯・格里芬，正

在往家中運貨時，理查・蔡斯從他駕駛的卡車上向他身上射了兩槍。致命傷在胸部。經調查發現，安布羅斯・格里芬身上的彈殼果然和理查・蔡斯使用的槍一致。

4. 水的干擾判案

每個星期，六十多歲的大衛·保羅都要去坎登的百老匯信託銀行，他是去運送押金到費城的吉塞得信託公司，途徑達拉華運河。一九二〇年十月五日，保羅照常背著一個裝有四萬元現金、三萬元債券的皮包離開了坎登，但是這次再也沒有回來。據調查發現，二十五年前，保羅因盜竊郵件被捕入獄。因此員警估計這是一次捲款潛逃事件。可是大衛·保羅的雇主堅決否定這個事實，他們堅信保羅早已痛改前非了，他認爲保羅可能是被人搶劫謀殺了。

十一天後，保羅的同事所說的話得到了證實。這是非常殘酷的一幕：有一對戀人在布萊頓區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邊的墓地裏，發現了保羅的屍體。他的頭上連中兩槍，身上的錢已不見蹤影，但全部的債券還留在錢袋中。殺人犯不關心無價值的東西：保羅的金戒指、金鏈手錶在屍體的一

邊，手邊還有副眼鏡。奇怪的是，屍體周圍的地面是乾燥的，可是保羅的外套大衣和衣物是浸濕的。路邊有清晰的汽車輪胎痕跡，還發現了一片汽車後座上的木料。目擊者說，幾天前，在這裏看見過一輛帶木質後座的黃色的小型汽車。

法醫檢驗屍體後，認定保羅死於被發現前的二十四小時內，很明顯地，保羅在死前已將錢丟了，也就是說，在他被殺死的一個星期前就遭綁架並被監禁起來。

但艾理斯·派克對此結論不是很滿意。派克是何許人？原來他是布萊頓區傑出的偵探，也是國家高級研究員之一。當別的地區遇到疑難案件時，他總被聘請爲法律顧問。對於此案，透過驗屍，他認爲死者比法醫鑑定的死亡時間要早。但他想不通死者的衣服爲什麼是濕的，難道是兇手唯恐保羅不死，槍殺後又投屍入水。因爲案子有分歧，派克認爲需要延期尋求更好的答案。

經過兩個月的調查，終於找到了可疑的人，此人就是保羅的鄰居，名叫弗蘭克·詹姆斯，他是一名摩托車推銷員。從保羅失蹤以後，詹姆斯和另外的一名叫雷蒙德·舒克的人整天吃喝玩樂，揮金如土。但當警方對他們進行詢問時，他們均能毫無破綻地講出在法醫推定的案發時間裏，即大衛·保羅被殺死的時間不在現場的事實：詹姆斯當時在底特律參加一個集會，而舒克那段時間和鄉下的朋友待在一起。派克博士對死亡時間的推定非常謹慎，特別是從人們提供的線索來看，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法醫檢驗屍體後認定死亡的時間有誤。

爲了弄清事實的眞相，派克博士又一次展開了調查，最後博士發現屍體所在的位置，離達拉華運河不遠，而達拉華運河的上游，有好幾家製皮工廠向運河排放廢水，當派克博士對上游流下來的水進行分析發現，水中含有高濃度的鞣酸。博士又對屍體衣服上的水進行分析，發現和運河裏的水一樣含有鞣酸，原來這些酸性物質充當了屍體的防腐劑，所以一個星期

後，在水中泡過的屍體還沒出現腐爛跡象。結果，沒出現腐爛跡象的屍體，卻干擾了法醫對死亡時間的判斷。

這個最後的發現，使派克博士欣喜若狂。同時在事實面前，兇手詹姆斯再也無法隱藏犯罪事實，作出了交代，而舒克千方百計地把責任推向詹姆斯，但承認是他們把保羅推到橋下，隨後喝酒壓驚，緊接著把屍體掩埋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是「水」差一點讓他們逃開了正義的懲罰，但也正是因爲「水」讓他們露出破綻，揭開了他倆的謊言。

兩名罪犯得到了公正的審判，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被送上電椅處死。

5. 胃透露的玄機

住在伊利諾州布魯明頓市的大衛・亨德里克斯，是個成功的商人。大衛・亨德里克斯的成功，來源於自身的努力。他勤勤懇懇，從不遲到早退。奇怪的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他放下繁忙的工作，告訴秘書說將要做一趟旅行，並計畫離開這裏去威斯康辛州，需要駕駛一天的夜車。秘書非常驚異他老闆的這種舉動，因爲以往他全心地工作，早已使他喪失了對生活中細節的考慮，而這次他不乘飛機而駕車，那一定是一個不尋常的旅行。

去旅行的前一天即星期五，也就是十一月四日，大衛・亨德里克斯準備帶著他的孩子們去比薩店吃東西，大約是在六點半到達那裏，他們點了一份中等的蘑菇蔬菜比薩餅及綠色的胡椒、橄欖、馬鈴薯和洋蔥。七點半吃完了晚飯後，孩子們在餐廳的娛樂室玩了一會兒。到晚九點半他們才回

家睡覺。妻子蘇珊外出去參加一個孩子的洗禮，直到晚上十點半才到家，聊了一會兒後夫妻倆吻別互道晚安。之後，他就駕車離開伊利諾州去威斯康辛州旅行。到威斯康辛州的第二天，他打電話回家，可是家裏沒有人接電話，他打電話到鄰居家詢問妻子的下落。鄰居勸他不要擔心，並告訴說屋子裏非常的安靜，或許他的妻子帶孩子們出去了。但亨德里克斯不相信並打電話給警察局，並說出他的擔心：是不是出了車禍？或許全家人住進了醫院？員警向他保證說，經調查沒有姓亨德里克斯的人受到傷害，但向他許諾要檢查他的房子。亨德里克斯說他下星期二回家。當他十一月八日上午十點半到家時，員警和鄰居已比他提前半個小時進入他的家，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幅慘不忍睹的場景。

蘇珊和她的孩子們分別躺在不同的房間內。他們被砍成片狀，天花板和牆壁上沾滿了他們血跡。殺人的兇器是斧頭和屠宰刀，它們已被擦拭乾淨扔到了一張床腳邊。現場除了一個帶鎖的抽屜被打開外，沒有其他任何

翻動的跡象。這個事實令偵探們疑惑不解。現場有僞裝的現象，這種殘暴的手法，往往是犯罪集團的野蠻行爲，而此案發生的原因卻不得而知，因爲沒有跡象表示爲什麼有人要這樣做。

亨德里克斯顫抖著走進了自己的家門，被鄰居攙扶著休息了一會兒，隨後被帶入警察局。員警首先詢問了他關於威斯康辛州之旅。然後例行公事檢查了他的衣服和汽車，但什麼也沒有發現。有一些人會誤認爲砍殺的兇手必定全身被血浸透，其實不然，因爲血跡的分佈情況和受傷部位有很大的關係。例如頸部血管受重挫，血流呈噴射狀。而此現場受害者傷處均在頭部，因沒傷及到主動脈，所以血的噴濺少，而且多數已經被吸收。牆上和天花板上的血柱是隨連續打擊的兇器飛濺出來的。有些血跡已經被兇手處理掉。說明兇手有充足的作案時間，所以有血的衣物也有時間處理掉。

如果亨德里克斯不多說，例行公事的詢問也許很快結束，或許這件謀

殺案永遠也沒有人知道眞相了。也許是做賊心虛，第十天，亨德里克斯報告說——他家有小偷闖入，並偷過一些東西，亨德里克斯的舉動引起了警方的懷疑。爲了觀察他的情況，員警故意在他的面前描述現場情況，可是亨德里克斯儘量掩飾自己不在現場，並特別強調自己午夜離家時，全家人還安好。

法醫的驗屍報告很快就出來了，報告是孩子們的胃內容物的消化情況，刺破了亨德里克斯的謊言。

按照亨德里克斯他自己的描述：他們是在下午七點半吃完飯。通常兩小時後，大多數的食物就可從胃中排空進入腸子。但孩子屍體胃內的比薩餅還沒開始消化。而且所有的孩子胃內消化情況一樣，這說明他們的死亡時間是相同的，並且死亡時間在九點半前。發現自己交代的時間出了漏洞後，亨德里克斯趕快彌補說，當天他出發的時間大約是晚上十一點二十，但這種解釋毫無意義。因爲如果他的孩子們在那時還活著的話，胃內的比

薩餅早就應該消化掉了。而事實是當蘇珊晚十點多到家時，她的孩子已經死了。蘇珊的胃內容物顯示她的死亡時間是晚上的十一點半前。因此亨德里克斯無可爭辯地成爲重大嫌疑人。

那麼，爲什麼這個信仰上帝的男人，會殘忍地殺害自己的親人呢？律師做了詳細的調查後發現：成功，是成功使他墮落。在過去的兩年裏，亨德里克斯得到了人們很高的讚賞。再加上他英俊的外表，豪華的服飾，吸引了不少崇拜者。所謂飽暖思淫欲，在他的眼裏，蘇珊毫無生氣且不合時尙，已遠遠配不上他。而別的女人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這位企業家用大量的金錢去迎合她們，但同時也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宗教有嚴格的法律規定，通姦是違法行爲且會被教會開除，而離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爲了享樂，他只好想出這種方法來擺脫所謂的「困境」，慘案由此發生。

正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審判的關鍵在於孩子的死亡時間。辯護人爭論的焦點是：利用消化來確定死亡時間是否精確，特別是孩子們吃飯後進行

的娛樂活動，完全有可能影響消化的進程。專家透過實驗證明，劇烈的運動往往會阻礙消化，使消化推遲一小時左右，但此案即使死亡時間推遲一個小時，時間也不超過十點半。而且孩子的胃內容物一致，說明受害時間相同，這種巧合絕不是偶然的。

經過十個星期的審判，案件開庭的第四天，即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伊利諾州法院最終判決亨德里克斯有罪。

6. 時間帶來的線索

一對夫婦在家中被殺，兇殺案令人震驚。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石家莊市，某報社宿舍。

警方對一起兇殺案現場進行勘查。報社編輯劉剛與妻子蕭梅被殺死在自己家中。被害時間已有半個月左右。門窗完好，家中電話線被剪斷，死者呼叫器電池被取出，現場有搏鬥痕跡。此外，沒有任何線索。

警方迅速成立由警局與橋西分局刑警組成的專案組，張旭照任負責人。

張旭照率刑警走訪上千人，瞭解到劉剛愛書畫，性格內向，結交面單純，案發前賺得一大筆廣告費。妻子蕭梅性格外向，結交面複雜，當過兵，開過歌廳，賣過服裝，愛做美容。有人提供過一些可疑之人，但經過調查又都否定了。

破案陷入僵局。

沒有線索，案件偵破進展曲折。沒有線索，何處下手？

對死者的親屬、朋友乃至一般的熟人，警方都努力調查。

張旭照在調查蕭梅的一個朋友時，該人說蕭梅曾對他說「有個人想找我麻煩，哪一天我找人教訓教訓他」，問她什麼事，蕭梅說她常去少年活動中心旁邊的一個美容店美容，有一個小子老是找碴。

那「小子」是誰？美容店叫什麼？張旭照與刑警一家一家的打聽。張旭照像科學家做試驗一樣，懷著一種敏感，試圖有所突破。

「蕭梅，我認識」，一位美容小姐說。於是張旭照開始與這女孩聊起來，女孩說蕭梅常到××美容院做美容，老闆是個女的，叫楊某。聊天中，這女孩不經意的說，蕭梅曾說過：「楊姐不賴嘛，看她找的那個男的？」蕭梅表現出對楊某丈夫的不滿。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楊某丈夫是誰？與此案有無關係？

懷著一種直覺與敏感，張旭照與刑警問起楊某丈夫的情況。這女孩說，楊某丈夫是一個大學生，叫趙鳴鴻，是個律師。有一輛計程車，由清河縣兩小夥子替他開車，一個叫占雷，另一個叫高強。

於是張旭照對趙鳴鴻著手調查。調查過程中，張旭照瞭解到，趙鳴鴻前不久出過車禍，張旭照曾在事故科見過趙一面。趙鳴鴻一表人才，一百八十公分的個頭，非常健談，知識廣博，表現得非常自然。

警方當時感到趙鳴鴻身上沒有什麼「戲」，張旭照便直接找到趙鳴鴻問關於蕭梅的事，趙鳴鴻像警方調查到的蕭梅的許多朋友一樣，說「蕭梅，我認識，她經常到我太太的美容店做美容。前幾天被人害死了」。沒有一點證據，加上趙鳴鴻非常自然的表現，警察只好把趙鳴鴻放回去。

案件又似乎進入僵局。

在「不經意處」情況峰迴路轉，實際上這「不經意」呈現了刑警的智慧。

轉機有時是在偶然中出現。

趙鳴鴻接受完調查後，非常自然地離開警察局。本沒有什麼收穫的張旭照，憑直覺感到應該跟蹤一下趙鳴鴻。於是，刑警跟上趙。趙鳴鴻出去後走了一段距離，並沒有直接回家，卻走進一個電話亭。張旭照立即調查此電話，經查，此電話是打給清河的。

清河？是不是趙的同夥？

於是，張旭照果斷決定，先放下趙鳴鴻這一線，往清河調查。

據高強講，六月初，發生車禍後，趙鳴鴻、占雷、他，還有一個女孩一起到北京去玩了幾天。然後，他與占雷都回清河了。

車禍發生後？六月初？張旭照一算，也正好是作案的時間呀，會不會有聯繫？

張旭照問高強：「趙鳴鴻與你們幾個一起去北京幹什麼？」「沒什麼事。」談起蕭梅時，高強說他們幾個都認識蕭梅。六月十九日，他與占雷在

石家莊青園街逛街時，看到一家照相館前放著蕭梅藝術照，他說「這不是蕭梅嗎？」占雷當時說：「可惜這人不在了」。

什麼？占雷如何知道蕭梅不在了？裏面肯定大有文章。

「可惜這人不在了」一句話，成爲重要線索，占雷很坦然。

刑警問他回家來幹什麼？占雷說，他撞了車，趙鳴鴻對他還不錯，沒讓他賠錢，讓他回老家結婚。

「你什麼時間回的老家？」

「五月底」，占雷說。經占雷家人、鄰居證實，的確是五月底占雷就不在石家莊。而這個時間在劉剛夫婦被害案之前。

「你中間回過石家莊嗎？」

「沒有。」

「你都是在哪住？」

「除了在家裏幾天外，一直在一家工廠裏。」

張旭照到該工廠裏去查，果然占雷在該廠子裏上班。時間觀念很強的刑警再一次遇到時間的難題。

「占雷每天都上班嗎？」

「對了，占雷上一天班，給一天錢，每天上班都記著。」廠裏人說，工廠裏拿出考勤表，一查，六月初的一天，占雷卻沒有上班。

這時，占雷說他記錯了，忘了，應該是回石家莊處理事故去了，占雷還說，要不信，你們可到事故科去調查。

張旭照到事故科調查，果然那天，占雷與趙鳴鴻一起到事故科去處理事故了，事故科的記載清清楚楚，不可能是假的。

占雷與趙鳴鴻沒有作案時間。這是辦案刑警的第一反應。難道趙鳴鴻這線又是死路？刑警在辦案時遇到死胡同，查來查去沒有價值，這也是常遇到的事。

不放過蛛絲馬跡，案件水落石出

張旭照問占雷，你和趙鳴鴻如何認識的？

「與趙鳴鴻一起在清河學開車時認識的，後來我們成了朋友，趙結婚時的介紹信還是我幫忙辦的。」占雷說。

辦結婚證介紹信到清河去？為何開假證明呢？張旭照此時肯定，趙鳴鴻一定有問題。

面對很可能要放棄的死胡同，張旭照翻來覆去思考後眼睛一亮：事故科上寫著趙鳴鴻與占雷是下午去的，那兩人上午去哪裏了呢？

張旭照加大了審訊力度。經過一周的時間，占雷終於支持不住了，把趙鳴鴻曾對蕭梅非禮及他與趙鳴鴻一起殺人的經過供述了出來。

之後，警方在南方一個城市，將正在夢鄉中的趙鳴鴻抓獲。

第五章
與屍骨的對話

1. 會說話的牙齒

2. 背叛主人的牙齒

3. 死者的牙齒

4. 白骨生肌
   ——面部還原法

5. 法醫的驕傲

在兇殺案的偵破中，沒有法醫的幫助是無法想像的，被害者的屍體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法醫的工作就是對屍體的分析，得出各種有用的資訊。在法醫的眼中，每具屍體都是會說話的。

1. 會說話的牙齒

國際著名牙科專家艾福諾醫生，曾協助過加爾什法醫研究院的工作，他對員警講述的破案故事感到毛骨悚然，卻仍然對犯罪調查情有獨鍾。這位矮個子醫生容易激動，儀表風雅，總是繫著領結，曾長期研究如何讓屍體的牙齒「開口說話」。

他的使命開始於一九八二年。這一年，整個日納維爾市都籠罩在連環殺手的恐怖中。有好幾名妓女被強姦和拷打，其中六人被殺害。警方查出了一名認識受害者的嫌疑犯。在搜查他的住處時，在床墊下發現了兩顆牙齒。這名嫌疑犯是摩洛哥人，謊稱這兩顆牙齒是綿羊的，但這個謊言並沒有騙過員警。艾福諾醫生負責檢查這兩顆牙齒。在電子顯微鏡的幫助下，艾福諾仔細觀察了這兩顆齒，首先他發現了牙齒上的裂痕，其中一顆上還沾有鐵屑和骨頭碎屑。於是艾福諾醫生的第一結論是：這兩顆牙齒是被鐵

器重擊而脫落的。

他還發現牙齒上有棕色的條紋，這是長期經由氟化物沉積造成的，也就是說，牙齒的主人小時候生活在高氟飲用水地區。艾福諾醫生還發現，在犬齒上有一條微小的切痕，推斷此人有用牙咬斷繩線的習慣，這顆牙齒因此而過度磨損，牙醫由此判斷它屬於一名婦女。

艾福諾醫生把檢驗報告交給了本案法官。根據調查，一名三十歲的摩洛哥婦女有可能是這兩顆牙齒的主人，她是最早的受害人之一，偶爾賣淫。此人的確出生在一個飲用水嚴重氟化的地區，可惜她的屍體已經被運回摩洛哥安葬了。法官於是要求摩洛哥當局把屍體送回法國，但事情被拖了兩年。兩年後，艾福諾醫生檢驗了屍骨，發現那兩顆牙齒和屍骨下頜骨的凹槽完全吻合。摩洛哥嫌疑犯因此被逮捕。牙齒成爲這起案件的唯一證據，它足以將這個以打掉受害者牙齒爲樂的人定罪。艾福諾醫生在本案的偵破中產生了關鍵作用。他在以後的案件裏，又多次大顯身手讓牙齒說

話。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早晨，在維爾維勒市夏令營，負責人發現一名叫戴菲娜的十歲女孩失蹤了。據她的營友瑪爾娜的敘述，失蹤的小女孩那天晚上曾起床到外面，應該是去上廁所。清晨時她的同伴沒看到她回來睡覺，戴菲娜出去時，可能還拿著一塊巧克力。接到報警後，警方動用了多種方法進行大規模搜索，四百名員警和義警仔細檢查了該地區，還是沒能發現戴菲娜的下落。調查人員初步判斷小女孩是自行回家了，她有可能是因爲離開父母而感到不適應。停止搜索後四十八小時，也就是九月六日，一個採蘑菇的人在離維爾維勒市二十公里的森林中，發現一個完全燒焦的小孩屍體。

巴黎法醫研究所的屍體檢驗顯示，死者是一名十到十二歲的小女孩。鑒於屍體的狀況，專家們不能判斷出死亡原因和死亡時間，也不能肯定她是否曾遭受性侵犯。而且，把戴菲娜的牙齒圖和屍體的牙齒進行比對後，

也無法得出死者就是戴菲娜的結論。

本案的檢察官堅持認爲，森林中的屍體就是夏令營失蹤的小女孩。但戴菲娜的家長當然希望她還活著，還有好幾個證人說，曾在維爾維勒地區看見一個可能是戴菲娜的女孩。

檢驗屍體的工作按計劃進行。八月底，本案調查人員來到了艾福諾的實驗室。戴菲娜的父母帶來了女兒去夏令營前掉下的一顆乳牙。艾福諾醫生仔細檢查了這顆只有指甲二分之一大小的牙齒，但心裏卻毫無把握。因爲乳牙是在恒牙逐漸增長後慢慢脫落的，乳牙一旦脫落，在原來的位置就根本沒有牙根了，因此，艾福諾醫生很難根據這顆乳牙斷定屍體的身分。

當天夜裏，艾福諾醫生在顯微鏡下繼續仔細觀察這顆臼齒。終於發現，這顆牙齒是因爲蛀牙而脫落。因此他判斷牙根還沒有完全脫落，應該還有一小部分存在。艾福諾醫生立刻檢查了在森林中發現的顱骨，很快發現小孩顱骨中的一個牙根，與那顆掉的乳牙完全吻合。就此他得出結論

——森林中發現的屍骨肯定是戴菲娜。這位牙醫還發現了小女孩的死因，他根據顱骨後面細微的裂痕，判斷兇手曾猛烈撞擊女孩的頭部。

至此，屍體的身分被明確肯定。警方繼續調查，詢問了三千五百人，檢查了一萬輛汽車，審訊了三百名有性侵犯前科的人，還拘捕了十一人，但他們後來又被釋放。兩年後，員警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多維爾市的一個餐廳老闆，他告知一次無意間打開了廚房夥計熱拉爾的小箱子，發現其中有好幾件小戴菲娜的東西，還有從雜誌上剪下的戴菲娜的照片。

這爲警方帶來了極大的驚喜，他們立即拘捕了熱拉爾。四十八小時過後，熱拉爾終於承認殺害了戴菲娜。這名嫌犯曾多次住進精神病院。他詳細描述了如何帶出和殺害小女孩的。夏令營一開營，熱拉爾就仔細觀察了營區的每個角落，尤其注意瑪爾蘭和戴菲娜的帳篷，這個帳篷離其他的帳篷稍遠。他爲作案準備了幾米長的繩子、手電筒、打火機、被單和一個五公升的汽油桶。八月二十六日夜裏，他偷偷地把母親的汽車開了出來，午

夜時分，躲進了夏令營邊的玉米田裏。看到戴菲娜走出帳篷後，他就躥了出去，還沒等戴菲娜叫喊，就將一團棉花塞進了她的嘴裏。然後他把小女孩帶到不遠處的汽車，將小女孩裹上被單，從頭到腳捆起來，放進後車箱裏。熱拉爾隨後開車前往森林，很久以前他就知道此地空無一人。他把孩子放在一棵樹下，欲進一步強姦，然而戴菲娜卻奮力反抗，熱拉爾一急之下便按住她的頭用力往地上撞，然後把汽油澆在戴菲娜身上，點火後離開現場。

一九九二年庭審期間，精神病專家斷定熱拉爾爲非常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虐待狂患者，法庭判處熱拉爾三十年徒刑。爲本案付出大量心血的牙科醫生麥可・艾福諾僅僅出庭作證了五分鐘，但審判長還是對他表示了熱烈祝賀，感謝他爲此案花費了大量時間和心血。

牙齒還能提供很多證據，甚至還能提供死亡原因。艾福諾醫生曾經檢驗了一具在朗布伊森林發現的屍體，他認爲屍體是被勒死的。死者的牙齒

上有粉紅色的印記，這表明血管曾經受到短暫而強大的壓力，這樣血液就被壓入牙齒的琺瑯層。只有上吊和低身射擊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在排除了其他死亡原因後，艾福諾醫生確定死因爲遭扼頸勒死。

2. 背叛主人的牙齒

如果說死者的牙齒會替破案帶來許多證據的話，那麼兇手的牙齒也可能背叛它的主人，向員警告密，其中的秘密就是牙痕。法國在一九九四年才第一次使牙痕成爲犯罪證據，這還要感謝麥可．艾福諾醫生的努力。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早晨八點，巴黎郊區聖熱爾曼市的一位居民醒來，突然聞到十分難聞的煙燻氣味，他立即打電話給消防隊，結果卻發現鄰居的床上有一具燃燒的女屍。到場調查的法醫認爲死者是被扼頸勒死的。法醫還在死者的乳房上發現三個很深的牙痕。當地員警早就聽說艾福諾醫生的出色工作，而這位大師工作的加爾市醫院離案發地點不遠，於是就請這位牙科大師協助調查此案。根據一般的經驗可以知道，身上的牙痕變化很快，受傷的組織和血管在外界的壓力下，會迅速膨脹並形成淤斑，這會嚴重影響製作牙齒模具。艾福諾醫生也深知牙醫技術

的這種局限：案發四十八小時後就很難採集牙痕了。然而，艾福諾醫生的反應敏捷，他很快地用一種特殊的蠟製作出牙齒模具。

員警同時展開的調查顯示，這間房子屬於死者的一個情人。死者叫皮爾萊特，房子的主人還在遠離巴黎的地方度假，而死者的丈夫當時也在外地。調查人員開始瞭解死者生前的最後幾個小時。星期五晚上，她度假回來後，又離開了在巴黎郊區的住處，先去看望母親，然後說要去聖熱爾曼市的一個酒吧找朋友。於是員警拿著死者的照片拜訪了城裏的所有酒吧，發現那天晚上皮爾萊特喝了很多酒。午夜時分，她在一家酒吧裏認識了一個身材肥胖的男人。只知道此人外號叫「布布林」。

員警申請拘捕此人，並立即請艾福諾醫生前來查驗。被傳訊的男子名叫伊福，拒絕承認與皮爾萊特的事有任何關聯，並爽快地答應在石膏下留下齒痕。艾福諾醫生回到實驗室後，就把這個齒痕模具和從皮爾萊特乳房上提取的齒痕模具相對比。他發現咬人者沒有第一排臼齒，而伊福的牙齒

模具上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在兇手的門牙上有微小月牙形痕跡，伊福的齒模上也顯示這一特徵。兩個模具的其他相似地方還有：犬齒比門牙高很多，而且伊福的牙齒模型，可以毫無差池地放在兇手的牙齒模具中。艾福諾牙醫的最後結論，是伊福有99.9%的可能性在皮爾萊特身上留下齒痕。

在得知牙齒對比的報告後，伊福很快就俯首認罪了，他敘述那天晚上皮爾萊特帶他去她情人家裏並邀請他上樓，上樓後兩人開始做愛，可當時伊福因為喝得酩酊大醉而體力不支，皮爾萊特就嘲笑他，伊福頓時惱羞成怒，馬上掐死了新情人並狠狠地咬了她幾口。

法庭宣判伊福謀殺罪名成立，並判處其十六年監禁。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起完全依靠牙醫偵破的案件。

牙科技術還成功地偵破了另一起案件：兇手被受害人咬了手部，在對比了嫌疑犯手上的牙痕和死者的牙齒後，確定了兇手的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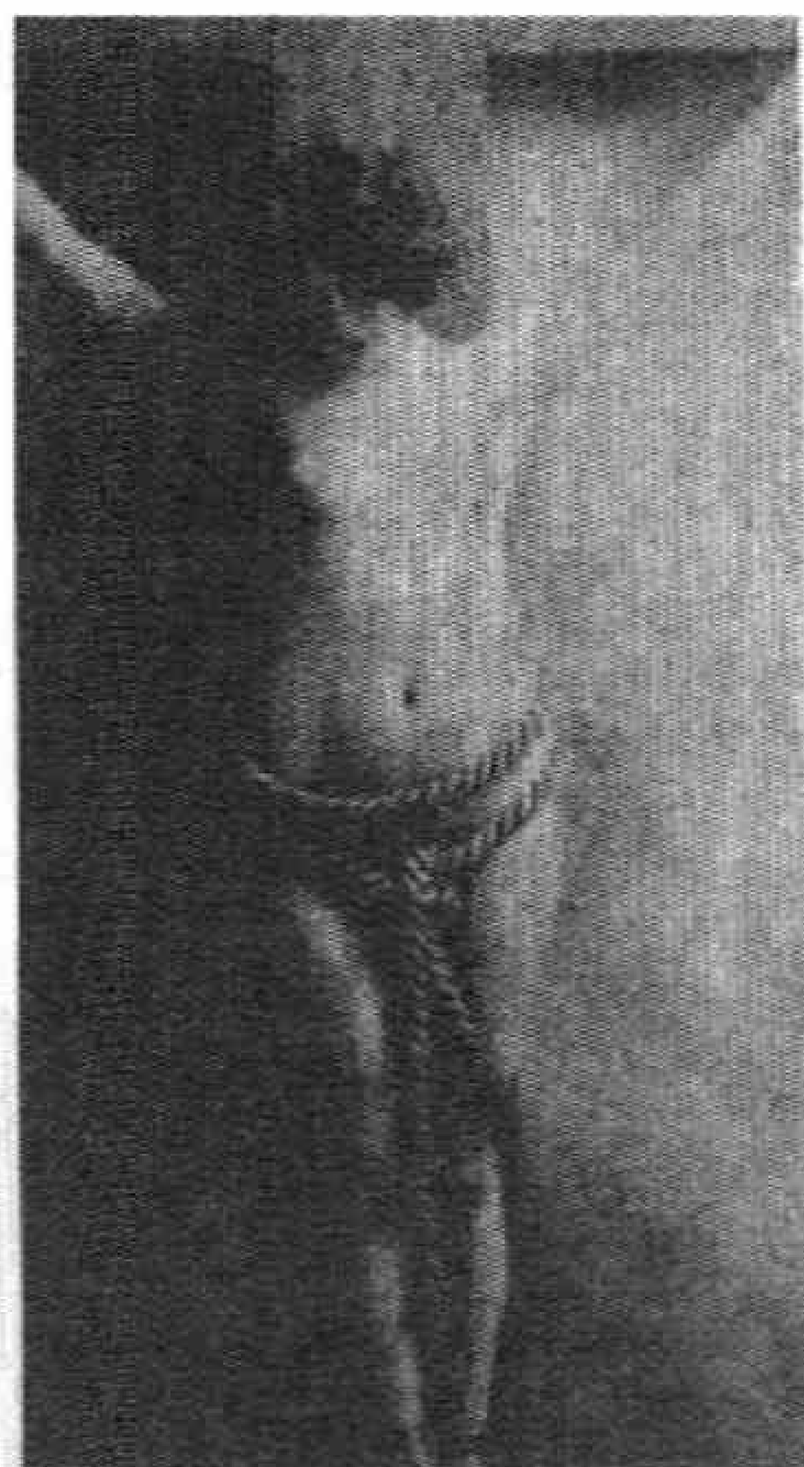
3. 死者的牙齒

一八九七年七月七日凌晨一點半，艾羅省的一個小村子，一個驚慌失措的男人在不停地敲門。有人出來開門後，陌生人結結巴巴地說道：「我在『死人山口』撞了車，我的朋友丹東諾還困在汽車裏，但願汽車還沒著火！」敲門的人叫丹尼爾·布魯阿，在撒爾賽當護士，他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當憲兵們到達現場時，撞在岩石上的奧斯汀汽車已完全燒毀，那個被稱爲丹東諾的人變成了一堆灰燼。員警稍後檢查了汽車，僅僅找到一塊四釐米的短褲碎片、一塊僅重四克的可能是頜骨的碎片，還有一支被燒毀的手錶。

丹東諾的女朋友瑪利·特雷莎是和丹尼爾在同一個診所工作的護理員，她很快來到艾羅省。她認出了憲兵讓她辨認的短褲碎片和手錶。憲兵因此判斷屍體身分已被確定，並立即開出死亡證明。

不久後，瑪利．特雷莎就出現在好幾個保險公司，因爲丹東諾最近剛剛購買了幾份人身保險，賠償總金額高達一千一百萬法郎。保險公司支付了部分賠款，瑪利．特雷莎也輕易得到了四百萬法郎。由於賠款金額鉅大，保險公司對丹東諾的死亡產生了懷疑，拒絕支付餘款。因此瑪利．特雷莎找到了代號爲「阿爾法」的反保險公司違約組織，這個私人機構的成員大多數爲退休警官和憲兵。

前憲兵士官長伯爾斯負責調查。他先從調查死者開始，瞭解到丹東諾四十二歲，父親也是憲兵，曾從事多種職業：法國鐵路公司的吊車司機、司法鑑定部的職員和保險公司的推銷員。伯爾斯決定先打電話給他工作過的保險公司，對方回答，丹東諾是他們的王牌推銷員，甚至可以把保險合約賣給自己的老闆！他還開了一家小玩具公司名叫「嬰兒球」，專門出售裝


犯罪的下場

滿小球的充氣塑膠池。想像力豐富的丹東諾爲這家公司做的廣告是：「游泳不沾水！」

伯爾斯實地考察了出事地點。這裏山路崎嶇，車過山峰後就有一段平路，但有一塊小岩石稍稍伸進了路中。奧司汀汽車就是撞上了這塊岩石。保險公司曾在現場拍了照片，顯示汽車的輪胎偏向岩石，這很奇怪。更奇怪的是汽車燃燒前並沒受到多大損壞，因而可以證明撞擊前車速很慢。另外，憲兵的調查報告顯示，撞車前汽車使用的是二檔。另外，一個疑點是只有座位被燒毀，而引擎卻保持完好，可能這是由於油箱漏油所致。

根據現場屍骨的化學檢驗，伯爾斯發現骨灰中含鉛，他認爲這應該是將屍體澆淋汽油造成的。由此可見，整個事故都是僞造的。僞造事故的目的是什麼呢？丹東諾要自殺嗎？這似乎不大可能，因爲他的朋友丹尼爾還在旁邊。這樣只剩下兩種可能：第一，丹東諾被謀殺，兇手想得到他的保險賠償金；第二，現場的屍體根本不是丹東諾，他只是想透過其女友詐騙

保險金。

伯爾斯首先假設第二種情形，他想到了一本名叫《死亡保險》的書，並感覺到很快就可以揭開事實眞相了。這位前憲兵決定首先分析汽車中發現的四克骨頭。他從丹東諾的牙醫那裏取得了他的牙齒圖像。一名牙科專家把現場發現的下頷骨殘品和此圖進行了對比，並得出了正式結論：碎片上缺少兩顆智齒，而這與丹東諾的牙齒圖完全不符。所以，汽車中的屍體肯定不是丹東諾。

「阿爾法」的偵探把調查結果通報給了司法當局。員警進行了一般性調查，傳訊了丹東諾的女友和另一個情婦。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員警搜查了噶納附近虎雷城的一幢別墅，但發現住在裏邊的人面部光滑蒼白，並不像丹東諾。可經過仔細觀察，發現這張臉剛剛經過五次手術，縫合痕跡還清晰可見。這個已經「死了」的人，立即被確定身分，並被拘捕。這名保險推銷員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爲了享受榮華富貴。

從一八九六年就開始籌畫此事了。他首先和女朋友的同事丹尼爾聯繫，讓他從診所的停屍間弄到一具屍體。丹東諾已經十分周密地考慮了整個計畫，他知道保險公司只有在他死亡的情況下，才能支付保險金，所以僅僅失蹤是不夠的，他必須死去！同時，他還購買了受益人為女朋友的多份保險。但這時，丹尼爾說盜竊屍體很難不被抓住。丹東諾於是想出了另一個辦法，找一個流浪漢做替身，這樣即便失蹤了，也沒有人報案。丹尼爾認識一名失業廚師，此人做臨時酒吧服務員，丹尼爾叫他找一個和丹東諾體形相似的流浪漢，並答應事成後付錢給廚師。

廚師接受了任務，很快在城裏的廣場找到了一個流浪漢，並請他喝酒。喝了幾次酒後，兩人來到火車站的咖啡廳，丹尼爾和丹東諾在這裏把這個流浪漢審視了一番，覺得很合適。流浪漢大醉後，他們把他推上一輛租來的汽車並開上高速公路，丹尼爾則駕駛奧斯汀尾隨其後。在汽車裏，流浪漢繼續狂飲不止，葡萄酒、威士忌、啤酒，然而所有這些飲料裏都添

加了鎮靜劑。當兩輛車開到艾羅省的時候，流浪漢已經死亡。他們曾在一家旅館停留，並把屍體藏在了後車箱裏。稍事修整後，丹東諾和丹尼爾就駕駛奧斯汀向「死人山口」開去。他們把流浪漢放在了汽車前排的座位位置上，向他身上澆滿了汽油，汽車撞上石頭後，一根火柴點燃了熊熊大火。

隨後丹尼爾步行離開，假裝去求援，丹東諾則駕駛租來的汽車溜之大吉了。他在丹尼爾位於法國西部的野營車裏窩藏了好幾個星期。瑪利・特雷莎一拿到賠償金，丹東諾就找整容醫生成功地進行了整容手術，妄想改頭換面後享盡榮華富貴。可他萬萬沒想到，僅僅四克骨頭就讓他前功盡棄。

4. 白骨生肌——面部還原法

克勞德．里約說話粗聲粗氣，滿臉皺紋，是水壩的看護人，他的小房子就在下里歐省水庫旁邊。這個水庫位於山谷的盡頭，是不遠處聖太田市的自來水水源。他每天早上都要繞湖巡視並測量水庫流量和水位。

這天是一九八九年二日二日，因爲剛進行每五年一次的排空，水庫的水位比平時低。克勞德在本子上記下：4.9公尺。他在巡視水庫時，發現水裏有兩個體積很大還閃閃發光的奇怪物體，有些像彈簧。因爲好奇，他沿著濕滑的堤壩小心往下走，看到那兩個東西好像是高壓線絕緣體。可透過爛泥他看見了白骨，也不知是人的還是動物的，克勞德看不清楚，趕緊爬上壩頂，打電話報警。

在沙環警官的帶領下，警察迅速趕到現場。他們下到壩底，看到那是一具人的骨架，被鐵絲和兩個絕緣體捆綁固定。這顯然是一起謀殺案。死

者頭部雜亂地覆蓋著好幾件運動衣，顱骨上連著一些腐爛的碎肉和黑色捲髮，軀幹沒有覆蓋衣物，只剩下骨架，無法分辨出死者性別。如果死者是在離這裏二、三公尺處入水，就將永無出頭之日了，因爲那裏是水庫最深的地方，水底永遠不會暴露在外。

聖太田法醫研究所於次日做了屍體解剖。法醫首先確認死者爲高加索人種，男性，身高在一百七十五至一百八十公分之間，年齡在二十～三十歲之間，根據頭髮顏色判斷是北非人。死者的牙齒保留完好，僅有一處齲齒有點殘缺；骨架沒有異常。根據肌肉腐爛程度，判斷死亡時間至少在四個月以上。一名牙醫確認死者年齡大於二十歲，因爲他已有智齒。

這個在破案時間上創下記錄的案例，將要載入人類科技破案的史冊。對屍體骨骼做的X光檢查，使法醫看到卡在第七脊椎處的點二二口徑彈頭。這枚子彈造成脊柱、心臟的嚴重損傷和大出血，致使很快死亡。覆蓋他頭部的衣物，一件背心和一件針織運動衫，有兩個完全重疊的圓洞。這兩個

圓洞周圍都有煙燻的痕跡，說明射擊距離很近，甚至可能是開槍時槍口頂住受害者。經過里昂警方彈道專家鑑定，射出子彈的武器是雷克・克里馬克斯型左輪手槍或是槍管改造過的雷克——眼鏡蛇型左輪手槍。

死因已經查清，警方和法官雷渥勒小姐的首要任務是回答以下問題：死者是誰？兇手是誰？死者何時死亡？

最後一個問題已經有了答案。憲兵在一九八八年上半年發現一條高壓線被拆卸，丟失的絕緣體和這次在屍體上發現的一模一樣，很可能是兇手把拆下的很重的絕緣體綁在死者身上，再把他丟入水中，所以死亡時間就確定在一九八八年初。

死亡時間的發現，又使警方的調查有了新的方向：尋找一九八八年第一季失蹤的二十多歲的北非裔青年。然而警方的失蹤人員檔案裏，沒有相符的記錄。警探查訪了夜間收容所、低租金宿舍、醫院、派出所，有關聖太田失蹤人員的記錄，沒有一個與水庫死者相符。於是警方把死者的衣服

拍成照片，登在當地報紙，希望有人能認出死者的身分。可是還是徒勞無功。負責本案的沙環警官又走訪了聖太田市的主要商店，店員告訴他死者身上的背心、運動鞋曾有幾百件上市，在一九八五年夏天到一九八七年間售出，這個時間與死者情況相吻合。

發現屍體已經幾個月了，調查還是沒有進展。在里昂員警實驗室主任大衛先生和本案法官雷渥勒小姐的倡導下，一次革命性的試驗開始了，這就是採用最新的面部還原技術，根據頭骨形狀復原死者面部。這個技術是里昂的三名專家發明的，他們是牙醫克雷爾·戴博和兩位人類學家克勞德·馬雷和拉烏爾·貝魯教授。

很久以前，人類就對使用頭骨復原遠古祖先的面容著迷。然而早期的嘗試帶有太多的幻想成分，翻閱古書或舊百科全書，我們可以發現古人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想像多於科學。一九二一年，著名古生物學家馬爾色林·布勒首次復原了克萊茲地區發現的尼安德塔人的面孔。他給了嘲笑他的同

行們一個響亮的回答，不僅依據完整骨架復原了尼安德塔人，還在缺損不全的骨化石基礎上，復原了皮爾特頓人。布勒認爲，根據骨骼只能復原面部表皮特徵，但毛髮的狀態全憑想像，沒有可靠的手段來復原這部分。於是布勒委託一位年輕的雕塑家若尼・杜朗，根據骨骼特徵完成頭部的復原雕像。

一八九八年，同爲德國人的科爾曼和布施屬研究出一種科學的復原頭部法。這與前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們不是簡單地將頭骨穿上外皮，而是根據顱骨特徵，準確測量肌肉和皮膚的厚度。使用他們發明的方法可以復原任何顱骨的面部。但複製出的面部和死者生前還有出入。二十年後，前蘇聯的格拉希莫夫首先發明了準確、穩定的面部復原法，他當時是蘇聯科學院人種學研究所成員。起先對人類化石著迷，後來嘗試描繪「可怕的伊萬」。對復原面容的濃厚興趣，成爲他斐然業績的原動力。有人替莫斯科拉夫爾托福斯基停屍間的一些屍體拍了照片，這些屍體腐爛後被清洗，顱骨

被送到格拉希莫夫的實驗室，由這位大師以橡皮泥復原面部。他獲得了無可辯駁的成功，蘇聯科學院的專家將他的復原效果與先前的照片對比，結果完全一致。他從此直到一九七〇年去世，經常參與調查重大案件。與德國前輩一樣，他使用針刺的方法測量肌肉和皮膚的厚度。X光透視也是常用手段。根據多次實踐，他製作出不同年齡、性別、種族的骨骼、肌肉和軟組織密度表。

一九八六年，克雷爾·戴博即將完成牙醫專業的學習，需要尋找合適的論文題目。她找到相識的拉烏爾·貝魯醫生，里昂大學人類學博士，也是刑事法庭聘請的專家。這位專家建議她研究對西方世界來說還很陌生的格拉希莫夫面部還原法。這個選擇對克雷爾再恰當不過，因爲她曾學習過多年俄語。年輕的牙醫開始在圖書館尋找相關資料，偶然發現在法國僅此一本的由格拉希莫夫闡述的面部還原法，此書以俄語書寫。她邊翻譯邊研究，對這位前蘇聯大師的方法逐漸產生極大興趣。同時，她也瞭解到人類

學家在犯罪學方面有局限性。根據無名屍骨，科學家可以確定性別、年齡、種族和身高，可符合這些特徵的人可能不止一個，那麼爲什麼不嘗試已經由克雷爾譯成法文的格拉希莫夫面部還原法呢？

這時，同爲知識淵博的人類學家克勞德・馬雷加入了拉烏爾・貝魯和克雷爾的研究。他的專長是研究肌肉的運動、肌肉與骨骼的連接和面部特徵之間的關係。馬雷研究出肌肉隨著不斷使用而和骨骼越來越緊密地結合。根據推斷，經常笑的人顴肌發達，這爲面部塑造提供了細節。依據顱骨後部的骨骼嵌入程度可以判斷前額的皺紋。然而頭髮和眼睛的顏色、耳朵的形狀就只能憑想像了。這三位專家從理論上完善了格拉希莫夫的方法，而他們實踐的第一步是，根據里昂解剖博物館裏的一個屬於杜蒙拉爾（該市最後一名上斷頭臺的罪犯）的頭骨復原面孔。復原像和一八六二年的版畫相比，極爲相似。這樣，克雷爾、馬雷和貝魯就可以開始他們第一宗案件的調查了。

名屍骨。最初的處理並無新意：將頭骨煮開數小時，以便清除所有還附著在顱骨上的腐肉。這項工作由住在鄉下的克雷爾完成，她把顱骨放進雙耳鍋中，在庭院中用煤氣爐煮了好幾個小時。這道令人毛骨悚然的「菜」做完後，把顱骨晾乾，就可以開始面部復原的工作了。利用縮放比例繪圖法繪出顱骨的正面和側面圖，這裏涵蓋了二十六個解剖點。格拉希莫夫的表格定出了其中每一點的組織平均厚度。研究肌肉與骨骼的連接也很重要，要計算出連接的力量和幾組肌肉互相交叉時的方向。根據顱骨計算眼眶和眼睛的位置、鼻子的大小。可是嘴的大小在顱骨上沒有直接的反應，這就要測量牙齒的長短和位置，還要考慮負責口腔開合的骨骼的大小和形狀。

等二十六個點的計算完成後，就可以開始面部塑像的工作了。面部的每個點都使用橡皮泥嚴格按計算結果粘貼。臉型慢慢顯現，待眼睛鑲嵌到眼眶後，一張栩栩如生的面孔就復原了。剩下的耳朵造型（通常耳朵的長

度和鼻子相等）、面部著色和頭髮復原等工作，就完全依靠專家的直覺了。

這三位專家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藝術」創造之中。這個表情有些呆滯的復原像，展示了一個北非人的面孔，三位專家認定這就是失蹤者的眞面目，在警方檔案中可以很快找出此人的照片。

警察局是九月初收到面部復原像的，照片被立即發往全國各地的警察局並刊登在報紙上，這以後是很長一段時間的沉寂，這不僅是對沙環警官的考驗，也是對初次使用面部復原法破案的三位專家的嚴峻考驗。幾周過去了，還是沒有人認出復原像，似乎這次行動失敗了，科技界裏上千名學者公開嘲笑貝魯教授和他的面部復原法。

十月初，借聖太田博覽會之機，沙環警官徵得法官的同意，把面部復原雕像送到了警察局的展臺上，在頭像下面壓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您認識他嗎？」一個警察局的員警偶然經過展臺，停下腳步，似乎記得見過此人。這名員警有「電腦」的綽號，他立即想起此人是一摩洛哥籍慣犯，

曾被他逮捕，名叫阿伯德拉齊茲，當時才十九歲，而且他清楚的記得此人一九八五年就失蹤了，他的家人也早已報了警。

這具無名屍真的是阿伯德拉齊茲嗎？但是他一九八五年的失蹤日期和一九八八年的被害日期不符。因此，員警以前並沒有查找一九八五年的失蹤者檔案。另外，阿伯德拉齊茲的年齡（十九歲）和法醫對無名屍的鑑定不符。最後，復原像與阿伯德拉齊茲的照片相對比後，結果並不具有完全的說服力。這時沙環想到了阿伯德拉齊茲的家人，他首先想到失蹤者的哥哥，然後把失蹤者衣服的照片拿給阿伯德拉齊茲的母親看，確認此人失蹤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運動衣。可是怎麼證明？警官又問這位母親失蹤者是否照過X光片，答案是肯定的。此人在上技術學校時曾出過事故，照了頭部X光，他母親還保留著X光片。

於是，警方立即替失蹤者的頭顱拍攝X光片，兩相對比後，發現結果驚人地相似，兩個X光片上頭骨的細小裂紋完全一致，這就證明了失蹤者的確

是阿伯德拉齊茲。至此，面部復原法第一次在傳統技術手段完全失敗的情況下取得成功。

這以後的調查就依傳統的步驟進行，案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名叫艾瑪紐莉的年輕女人和她的三個朋友一起被捕。她立即承認是她殺害了阿伯德拉齊茲。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這名活在社會邊緣的年輕女孩和朋友們一起過夜。突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正是阿伯德拉齊茲。這個小夥子苦苦追求艾瑪紐莉很長的時間了，可是這位姑娘並不領情，沒有開門。阿伯德拉齊茲站在門外，開始躁動不安，越來越用勁地拍門。艾瑪紐莉最終還是開了門，阿伯德拉齊茲迅速閃了進來。他看到年輕女孩的朋友們很生氣，把艾瑪紐莉的頭往牆上撞。艾瑪紐莉跑開拿出一把左輪手槍（她一個在兵工廠技校上學的朋友留下的），當阿伯德拉齊茲再靠近她並威脅要強暴她時，艾瑪紐莉開槍了。僅一槍，阿伯德拉齊茲便中彈身亡。她的朋友們剛開始並沒有人敢和阿伯德拉齊茲搏鬥，但

這時開始有人過來幫助艾瑪紐莉運走屍體，有人找麻布袋，有人借用了父母的汽車，還有個朋友想起電力公司裝絕緣體的倉庫，他們就一起把屍體運到了倉庫。第二天深夜，他們又把屍體扔進了河裏。

一九九一年，克雷爾、馬雷和貝魯三位科學家又被馬賽法官邀請協助辦案。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名散步的路人在雷絲塔克發現一具裸屍，這具屍體表面已經被曬乾，部分被啃噬過。法醫估計死者死於年初，這是一位四十多歲的棕髮女人，佩帶著一條帶兔子爪印護身符的項鍊。所有這些細節都不能斷定死者的身分。正在絕望之際，本案法官貝琳小姐想起了面部復原法的成功，三位專家很快重塑了死者的面孔，這是個高鼻子高顴骨短下巴女人，並於一九九一年秋天把相片寄發給法國各地的警察局。

很快地有從波爾多傳來的消息：死者可能是瑪莉絲，三十五歲的離婚女人，一九八九年春天離開工作和孩子後失蹤。警方使用瑪莉絲的照片在

馬賽進行調查並追蹤死者生前的蹤跡。她曾暫時住在一個小單間公寓裏，但因沒錢沒工作，不得不搬家，是兩個男人來幫她搬的家。警方很有耐心地在一九九二年初找到了這兩個男人，他們都處於社會邊緣，到處流浪。其中一個男人承認是他殺死了瑪莉絲，因爲瑪莉絲拒絕支付工錢。

5. 法醫的驕傲

一八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晚七點，巴黎警察局的蘇代警探和六十多歲的拉德理先生從巴黎來到里昂，一下火車便直奔里昂醫學院的停屍間。這兒的看門人正要吃晚飯，很不情願地放下刀叉，點燃油燈，帶兩位來訪者進了院子。剛一進門，一股屍體的惡臭就撲面而來，燻得拉德理先生差點昏厥，一轉身退了回去。在門房，他找到一小瓶醋，用手帕蘸滿醋後捂住鼻子，再衝進院子匆匆追上蘇代警探和看門人。三人一同來到地下室，這裏一片漆黑，借著油燈微弱的亮光，他們看到三口打開的棺材。兩位巴黎人走近棺材，眼前是已經變形的屍體。拉德理先生竭力摒住呼吸，渾身震顫。看門人絲毫不受屍臭的影響，指著放在離他們更遠的地方的第四口棺材，大聲叫道：「就是這個！」

隨著油燈的移近，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用兩個黑洞「注視」著來訪

者，身體已經成爲一灘淡綠色的肉泥。拉德理先生看到屍體，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被蘇代警探攔住。「你倒是看仔細啊！」警探呵斥著。拉德理先生勉強再看了一眼屍體，注意到幾根黑髮垂在頭顱上，便說：「這不是他，我小舅子是栗色的頭髮。」他的心臟已經快跳出來了，說完便飛快地跑了出去。

這次，蘇代警探要拉德理先生來辨認的屍體，是四十九歲的巴黎法庭執行員古非先生。他三周前——即七月二十六日——失蹤。那天晚上六點三十分，好幾個人在蒙馬特爾高地的咖啡館看見他，此後他就再沒出現過。

警察局長古龍受法官多佛之命調查此案。古龍在巴黎頗有人緣，偵破過多起大案。此次初步調查後，發現古非的保險箱在七月二十六日成爲被盜目標，但竊賊沒能成功撬開保險箱。古非的妻子已去世，他獨自撫養三個孩子。有人還反映他經常衣著講究，很討女孩子的喜歡，他還經常光顧

妓院。他是中了圈套，還是和某個紅粉知己私奔了？古龍憑直覺判定古非已被謀殺，命令屬下密切關注全國的報紙，記錄一切發現可疑屍體的報告。八月十七日，一份里昂的報紙報導了羅納河岸發現一具屍體。經多佛法官同意，古龍讓當地警方用電報傳來有關屍體的所有消息。他同時還瞭解到，八月十三日密勒理村的警察接到報案，順著惡臭從灌木叢中拖出一具用麻袋和帆布包裹的屍體。屍體很快被運到里昂停屍間，由貝爾納醫生進行解剖，法醫發現死者喉部有兩處斷裂，據此推定死因是被扼住頸部勒死。

發現屍體後不久，在密勒理村附近的另一個村子裏，又有人發現破碎成好幾塊的旅行箱。箱蓋上的一張運輸單顯示此箱曾被PLM公司從巴黎運到里昂火車站。運出日期標明是一八八七年（但最後一個數字模糊不清）七月二十七日，上面還有運單號。

屍體和箱子這兩件事很快就被聯繫在一起：警察發現的屍體上有一把

鑰匙，而這把鑰匙正好可打開破箱子上的鎖。根據這些線索，古龍決定派手下蘇代警探陪同古非的姻親拉德理先生共同赴里昂認屍。然而此時尚存一疑點：古非的同事認定古非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而不是驗屍報告上的一百七十公分。也可能是他看起來更高一些吧。可是此時里昂的員警人員從未停止過反對巴黎方面派人來調查此案，因爲這明明是發生在里昂的案子，他們向多佛法官清楚地表達他們的不滿。

另外，一個馬車夫證明他七月六日（古非失蹤前二十天）曾載過這個旅行箱。當時雇他拉箱子的是三個早有前科的里昂痞子。這三個人很快被逮捕，但他們都不承認與屍體有關。案情沒有進展，而那可憐的屍體也終於被埋葬了。

古龍沒有放棄，繼續進行調查，有人告訴他，七月二十五日古非曾去過一家啤酒館，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對可疑的男女。男的叫麥可，是個商人，多次破產，曾犯多次詐欺罪。女的叫佳布列爾，兼職的妓女。麥可時

而說佳布列爾是他女兒，時而又說是他侄女。其實佳布列爾就是麥可的情婦，而且為了這位情夫的利益而出賣色相。這對男女很奇怪地於七月二十七日匆匆消失了。這一天也是密勒理村附近發現的箱子上註明的日期。員警始終懷疑羅納河畔發現的屍體就是古非。他們趕到巴黎火車站詢問貨運登記員，終於發現了發貨的線索：包裹重一〇五公斤，七月二十七日以第三次快車發往里昂。可惜PLM公司的人記不清發貨人了。在古龍的堅決要求下，法官批准他親自前往里昂查案。他很快說服里昂的同事釋放在押的三個痞子，因為箱子是七月二十七日才被運往里昂的，它不可能在七月六日就出現在里昂。古龍還找來了那名馬車夫核實原委，馬車夫承認撒了謊，只是為了能得到員警的尊重。

初戰告捷，古龍又要求再次驗屍。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已經下葬的密勒理村發現的屍體又被挖了出來，由司法鑑定專家亞力山大·拉加薩聶教授負責解剖。這位教授正值中年，鬍鬚濃密，富有創新精神又充滿

活力。他曾在軍隊服役，十年前出版了《法醫綱要》一書。他仔細研究了屍體的各類印記，包括血跡、皮膚等，並認爲搬運過程會影響屍體原本的痕跡。他還仔細觀察了屍體的僵硬和冷卻程度，以此判斷死亡時間。爲此，他在里昂停屍間的石板上做了幾千次解剖。那時冰箱還未出現，而法醫們要徒手解剖屍體！

停屍間的夥計剛把無名屍體僅存的幾部分放在解剖臺上，古龍就趕來了。當時在場的還有檢察官和進行過頭一次解剖的貝爾納醫生。解剖現場惡臭撲鼻，屍體殘存的腐肉已經發黑，扭曲變形的面孔像鬼一般恐怖。拉加薩聶神態自若地靠近屍體，突然大怒。他責問昔日的門生貝爾納醫生，爲什麼第一次的切口如此粗糙。損失是無可挽回的，因爲上一次草率的解剖和屍體肌肉的腐爛，拉加薩聶只能從骨頭、牙齒和頭髮幾個部分尋找蛛絲馬跡。貝爾納醫生沒有辯解什麼，默默地看著老師用解剖刀將不成形的腐肉，從僅存相連的骨頭上剔下來。

解剖通常從屍體的外部著手，查驗傷痕、血腫等，在懷疑死者是被謀殺或屍體已經腐爛時，要用X射線透視屍體，以查清死因。最後才是「開膛破肚」，徹底查清死者死亡前的瞬間有無受到傷害。手掌深處的血腫應被特別注意，然後是對整個身體和內臟的檢查。切口從頸下一直延伸到恥骨，以便對胸腔和腹腔的各個器官進行檢查，並且要保證剝離物的完整性。整個解剖過程可能要花很長時間，因爲法醫要一層層地切開組織，還要避免損壞器官。

切口切開後，再用大剪刀剪斷胸骨，這時就可以查看內臟是否有傷了。對彈道的查看可作爲傷情鑑定的依據。下一步是採集血液樣本，以便稍後做毒物化驗。胸腔打開後先提取心內血液和體液樣本，然後切除皮下組織、主動脈、頸動脈及周邊血管，摘除心肺組織。爲防止胃液逆流到支氣管，要用止血鉗夾住食管。

胸腔處理完畢再處理腹腔。第一步是摘除肝臟，然後是十分重要的胃

內殘留物的毒物檢查和胰腺、脾臟的摘取。還要用注射器抽取腎臟中的尿液，進行毒物化驗。法醫要為每個器官稱重，對病態器官取樣化驗。顯微鏡可以檢查出非正常狀況、病症和血腫。最後的步驟是摘取腦組織。在一隻耳朵的後面切開切口，手術刀沿著顱骨下部邊緣劃過，直到頸後，再到另一隻耳朵，將頭皮整塊掀開，蓋在臉上。這時顱骨就完全暴露出來，法醫用一種類似鋸開骨折固定石膏的電鋸鋸開顱骨（它可以在被鋸物體的反作用力消失後立即停止工作）。這時腦組織就顯露出來，它首先要被仔細觀察，然後再摘取。腦組織提取液將被進行解剖學和毒物學化驗。

整個解剖過程通常需要兩三個小時，但如果死者多處受傷，所需時間就要長得多。

密勒理村發現的屍體因為過於腐爛，從皮膚和內臟已經不能檢驗出有價值的蛛絲馬跡，拉加薩聶於是決定拆散無名屍的骨頭，以便詳加研究。

在此幾年前，拉加薩聶的同事羅雷醫生發現了人體高度與骨架長短的關

係，並發表了身高／骨長計算表。法醫根據這個計算方法，得知死者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這是貝爾納醫生的又一個嚴重錯誤）。此時古龍禁不住有些失望，脫口而出：「古非的身高是一百七十五公分。」警察局長立即打電話給巴黎軍部，查詢古非入伍時的身高記錄。結果令人振奮：一百七十八公分。初戰告捷！

拉加薩聶繼續研究這具無名屍，仔細觀察並稱量各部位的骨骼重量。他發現屍體的右腿比左腿輕。對足部的研究更有價值：死者年輕時肯定罹患過關節炎，起因可能是骨結核，因此死者生前稍微有些跛。古龍打電話訊問古非的家人，以確認他的發現。古非的家人說古非的右腿比左腿稍短，微微有些跛。爲了面子，古非不許別人暗示這個小缺陷。古龍想，現在離成功越來越近了。解剖繼續進行，和貝爾納醫生先前看到的一樣，拉加薩聶發現死者喉部斷裂。他認爲這不像被勒死，而是被窒息造成的。接著他試圖判定死者的五十歲。而古非失蹤時正好四十九歲！

再來看屍體的頭髮，是黑色的，而古非的頭髮是栗色的。他又打電話叫古非的家人把帶有古非頭髮的梳子送來。拉加薩聶清洗了死者一些頭髮的樣品。他懷疑頭髮是在死者死後染上顏色的，所以命人化驗頭髮上顏色的成分。這一化驗雖沒能得出結論。但頭髮在被多次清洗後，現出了本色：栗色！稍後，法醫對梳子上的頭髮和屍體的頭髮作了顯微鏡下的比較，發現頭髮同屬一人。拉加薩聶的解剖進行了八天。十一月二十一日，拉加薩聶叫古龍到里昂停屍房，有點得意地指著那具骨架說：「先生，古非就在您面前！」

這個法醫鑑定的奇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科技界人士紛紛前來討教，拉加薩聶教授一夜成名！

而古龍還沒有成功，他只有抓住那個或那些殺人犯才算完成任務。借著這件事的轟動效應，他決定在巴黎停屍間公開展覽那只在密勒理鄰村發現的旅行箱。幾天內，數千名巴黎人參觀了這個「罪惡的箱子」。觀眾中有

一名皮貨商，他告訴員警這個箱子不是在法國造的，法國市場也沒有出售這種箱子。古龍同時也接到倫敦的來信，發信人說他知道一個叫麥可的法國人住在自己的一個朋友家，此人買過一個與巴黎停屍房罪證類似的箱子。七月中旬，古龍帶著可能是他女兒的年輕姑娘和那只箱子去了倫敦。在倫敦他得知麥可姓埃羅。而麥可・埃羅正是七月二十八日和古非一起在巴黎喝咖啡的人。此人最有可能是殺死古非的兇手。麥可利用古非喜歡年輕、漂亮姑娘的特點，以自己的情人佳布列爾爲誘餌，想搶走古非保險櫃裏的東西。國際通緝令終於發出，法國在世界各地的使領館也都接到通知，嚴密監視麥可和他的情婦。

古龍逮捕了麥可的情婦佳布列爾，並用他的方法，時而嚴厲、時而溫和地審問。這個漂亮姑娘謊話連篇，極力爲自己的供述自圓其說。古龍將搜集到的證據擺在她面前，她迫不得已承認了她和麥可所有的犯罪事實。

一八八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古非和她約好一起去了特隆松街。按約

好的時間，古非準時到達麥可臨時租用的屋子。古非敲門後，佳布列爾穿著內衣跑去開門……麥可早就企圖搶劫古非，他在臥室的床頭安裝了一個布簾，然後在布簾後面躲起來。等到他們相擁上床。按照計畫，佳布列爾把內衣的腰帶繞在了這個猴急的古非的脖子上時，麥可則溜出來揪住繩子的兩端，用力勒住還在尖叫的古非，最後用雙手掐死了古非。這完全證實了拉加薩聶的解剖結論。

古非被勒死後，麥可用塗蠟的帆布把屍體包裹起來，然後放進那個著名的旅行箱中。麥可拿著古非的鑰匙，跑去開保險箱，可是卻白忙一氣，根本沒打開。他狂怒地回到殺人的屋子，把佳布列爾暴打了一頓，而後又在古非的屍體旁和她做愛。第二天，麥可就南下里昂，還托運了箱子。

到了一八九〇年五月，一個在古巴拉阿凡納工作的法國店員認出了麥可，六個月後，這對「情人」在塞納法庭對質。佳布列爾聲稱被麥可催眠，其辯護人還找來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專家作證。可是這

一切都是徒勞無功。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她被判二十年徒刑。麥可被判死刑，六周後上了斷頭臺。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懸案迷蹤／O'MARA Foundation編著.—初版.
--臺北縣中和市：羚羊文化，2004〔民93〕
面；公分
ISBN 986-80702-2-8（平裝）
1.法醫學-通俗作品
586.66　　93024218

Myth & Mystery 02

晶石文化

懸案迷蹤

著　作／O'MARA Foundation
編　輯／宏如
美術設計／泫工作室
出　版／羚羊文化有限公司
企　畫／晶石文化公司
地　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117號
電　話／(02)2937-7206
傳　眞／(02)2936-3170
E-mail／ocean-book@wmail.hinet.net
印　刷／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總經銷／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52號2樓
電　話／(02)2245-1480
傳　眞／(02)2245-1479
香港總代理／全力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新界葵通打磚坪街58-76號和豐工業中心一樓8室
電　話／(852)24219438
傳　眞／(852)24947609
出版日期／2005年1月初版一刷
定　價／200元

ISBN 986-80702-2-8　　**Printed in Taiwan**

AN UNSETTLED LAW CASE

懸案迷蹤

世界奇案搜秘

指紋透露出什麼殺機，又將如何作出控訴？

殺人於無形的醫學犯案，能否將真相還原？

白骨也能生肌，屍體也會說話，你相信嗎？

靠DNA鑑定，如何揪出人間蒸發的兇手？

面對變態的兇手，掌握心理描述能破案嗎？

一連串的謎團，是一場魔鬼與正義永不休止的博鬥！
人性的詭譎多變與冷靜執著，透過本書俐落的珍貴短篇，生動又冷酷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KS KEYSTONE 定價／NT200元